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二十三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養知齋集

辨霸

郭嵩燾

漢宣帝之言曰。漢本霸道雜。而董仲舒賈誼之徒。推陳王道復古之論者。託之以為名高。徒曰王霸之分。以其心而已。三代王者建邦分國。傳數千年。公卿皆有世祿。以治其民。上下之分截然。因為之制其田里。修其庠序。使為之民者。各有以遂其養而馴其教。諸侯相侵伐者。董而正之。暴虐者誅之。一以道綏輯天下。頒其禮樂制度。以整齊天下之耳目。而和戢其心思。天下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以奉一王之大法。不敢有所違反。是以天下統於一。而無不得其平。周之衰。天下無王。而霸者出焉。假王命以臨天下之諸侯。使之上奉王章。下守侯服。以不敢一逞其志。春秋之作。推原霸者之功。以正當時之諸侯。蓋傷天下之無王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曰西周滅而王道終。戰國興而霸道絕。先王之制度既已蕩廢無存。天下交騖於功利。游說之士。詭變反復。交相傾軋。風俗人心。敗壞不可收拾。五六百年。是以東周之興。而王者不可復作。德有至有不至也。降及戰國。霸者之事功。天下舉莫能辨焉。霸者之不可復作也。則時為之也。表記之言曰。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合仁與義之謂道。霸者不知有仁。而猶有義之存焉。義立而天下諸侯從而受理。得之則治。不得則

亂。孟子曰。五霸假之也。猶有仁義之可假也。至於戰國。更無仁義之可假矣。考道者行合乎義。而天下以待其裁成。納首而聽命焉。秦漢以來。賢君令辟。皆所謂考道無失者也。循乎霸者之迹。以斷當乎義者也。皆時為之也。諸葛公自許管樂。崛起西蜀一隅之地。遷就草創。與吳魏爭衡。其得為管樂也。諸葛公所僥幸而不敢自必者也。程子斷以為王佐。允矣。若諸葛公者。身處三代。則王佐也。後儒乃以西蜀新造之邦。責諸葛公以行王政。不當以管樂自程。不亦傎乎。

魏鄭公諫錄校注序

王益吾祭酒。檢刻其弟禮吾所為魏鄭公諫錄校注五卷。又以其餘力為魏文貞公故事拾遺三卷。年譜一卷。四庫館所收翟氏續錄二卷。採之永樂大典者。並加校注。祭酒又以所為新舊唐書合注魏公本傳附焉。以屬嵩燾校訂而謹敘其略曰。古昔聖賢之訓。皆先行後言。以為言有餘而常不使其盡。獨至陳諫其君之辭。又欲其盡而不使有餘。而舜禹之相誡。乃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於其臣進諫之言。顧反有擇焉。詩書傳記。歷時三代之隆。君臣交儆。都俞一堂。其義深而摯。其言舒而婉。後世諍臣彊諫之風。或有過之。則嘗疑古今人之得失。不必盡同。宋明以來。進言於其君者。條列而畢陳焉。又何文之繁而義之備也。及觀魏鄭公諫錄一百三十事。

一事之微。一言一動之發。皆推致其心之所存。而防其流極。慮微而愼始。卽事而研幾。無有泛引旁及者。盡人事之變。歸本君身。督之嚴而餘皆居以寬。蓋博德厚施含宏光大。不使有苛求。皆責臣民之心。於權萬紀李仁發之告訐。以爲無所肅屬。徙損聖明。於侯君集之業房元齡王珪。以爲兩人國家重臣。非有阿私。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此。失委大臣之體。於太宗親納表奏。以爲乖大體。於太宗疑高麗覘國虛實。以爲朝廷所行善。此等固當取則。所行不善。拒之何益。諸所言責難人主之一心。務去其猜防褊狹之私。坦然相喻。以誠。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鄭公者。可謂格君之非者也。而孟子固曰。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則疑君心之非。常出用人行政之外。將日與性命之精微。求得其非而格之。而不知夫君人者。蓋人與事而繫之一身。所行與所用之人。卽其心之見端也。格君心之非。格之於所見端而已。百司庶事之損益。偏方一隅之利病。國計之盈虛。政令之緩急。所司各有職焉。君子不屑意也。程子論鄭公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眞文忠公亦謂鄭公論事多論心少。彼人主之心。與其所謂德者。豈能虛懸而臆度之哉。程子之言偉矣。而於事情固遠。此宋明諸臣進言於其君者。文之繁。義之備。而於君德之修與否。終無能有裨益也。讀魏鄭公諫錄。可以爲人臣之進諫者。示之程而立之準。而君人者。備是而取

則焉亦可以知求言之要略矣。祭酒與其弟汲汲表章刊而傳之。豈徒心慕鄭公之賢。歷千餘年。而其精神意氣蘊之心而沛然施之天下。猶得窺求其本末。其自宋明以來條陳政要。以搏擊攻射為名。皆所謂無稽之言。弗詢之謀。舜禹之所不事也。言事而未究古今之變。語人而莫覩賢姦之分。其文愈繁。其義愈備。準以鄭公諫錄。知其舉無當於諫臣之義也。故言格君心之非者。歷秦漢二千餘年。鄭公一人而已。祭酒兄弟。獨能窺知此義。所見超出今人。誠未易涯量。禮吾不幸早逝。如祭酒者。得君而行其志。抑亦千載一會者也。萬燕並敘而論之。以竢知者。時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夏四月。

鴻爪詩存序

肇昆自黔歸。手一帙示余。皆其從軍所治。及感事述懷之作也。豪情壯語。雜以悲憤然玩其辭。雖處羇旅艱難。而灑然有以自得於心。其於兵事倥偬人民流離之情狀若獨有深憂者。讀其詩究其心而賢之。而視其身窮且老無所憾。獨憾不得藉手以奠安生民。於是又知其必有以自見於世也。肇昆少豪於酒。所為詩多縱肆。涉世既久。而氣益斂。語益深。今其所為。蓋皆得之艱苦閱歷之餘者也。士非奇窮困阨。固無以成其才。豈獨詩也歟哉。

罪言存略小引

嵩燾年二十而煙禁興。天下紛然議海防。明年定海失守。又明年和議成。又五年而有金陵條約。又十二年而有天津條約。又二年定約於京師。又十七年而有煙臺條約。凡三十七八年。事變繁矣。當庚子辛丑間。親見浙江海防之失。相與憤然言戰守機宜。自謂忠義之氣。不可遏抑。癸卯館辰州。見張曉峰太守語禁煙事本末。怳然悟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無可易者。嗣是讀書觀史。乃稍能窺知其節要而辨正其得失。久之。益見南宋以後之議論。與北宋以前判然為二。然自是成敗利鈍之迹。亦略可覩矣。間語洋務。則往往摘發於事前。而其後皆驗。於是有謂嵩燾能知洋務者。其時於泰西政教風俗。所以致富強。茫無所知。所持獨理而已。癸亥秋。權撫粵東。就所知與處斷事理之當否。則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禮通之。乃稍以自信。退而語諸人。一皆扞格而不能入。矜張傲睨而不能與深求蓋南宋以來諸儒之議論。錮蔽於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驟化也。衰病頹唐。出使海外。覆懷世人欲殺之心。而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義。所據以為罪者何事。至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內。傅會以申其說。取快流俗。竊論洋人之入中國。為患已深。夫豈虛憍之議論。囂張之意氣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偽。

諳習其利病。即多一應變之術。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順有餘。非徒以保全國體利安生民而已。奉使兩年。處置事理蓋繁。要皆一時一事之利。無當安危大計。稍檢奏議書說。詳論洋務機宜數通。刊而存之。為夫鄉里士大夫。羣據以為罪言。命曰罪言存略。質諸一二至好。以通其蔽。而廣其益。亦不敢望諸人人能喻知此理也。

時己卯夏六月。

冒小山枕戈錄跋

冒小山通守。以官乳源時所治公牘文告。及詠懷碑記之作。編為二卷。題曰枕戈錄。蓋其尊人春山先生故令乳源。討羅坑亂民。戕焉。手加刃者。邱何也。事平。邱何竄緣為縣役。君兄哲齋副轉令番禺。廉得其實。至是君復攝乳源事。乃捕邱何並其黨五人誅之。距春山先生死事時。十有七年矣。君兄弟枕戈以求報父仇。劬勞隱忍歷久以有成。蓋其難也。君既誅邱何等。乳源之人積憤於邱何。而快君之為能攘除兇慝以蘇民困。又益懾君之威。無敢阻遏君令者。用是政化大行。姦貪屏息。賦役以時。觀君所條示以與民約。養之教之。董而正之。今世無有也。於古循吏之為。或庶幾焉。而一以枕戈為義。蓋忠孝之積於心。而沛然以施於有政。視士民之感激歌吟。無足介吾意。而徒幸父仇之藉手以報復。吾以是壯君之志業。而益悲其心也。 國家用法

仁恕曠越前古。歷時久而姑息因循。中於士大夫之心。乃遂寬縱有罪。縱使為厲於民。莫之禁遏。以馴至於大亂。有能討兇惡之民。正其罪誅之。而遂戴之為慈父母矣。使夫為民父母者。用刑殺以取民之悅。此亦古今之變也。而惟不忍人之相戕。俾一格於律令。以養人心之仁。而殺人以為暴者無能逞焉。乃推吾仁以逮及有罪。而日移其為暴之心。求逞志於良民。民氣鬱而不揚。而從亂滋甚。視吾民之自為暴以相殺。又豈國家之律令然哉。周禮復仇之說。其義詳於戴記。蓋三代之遺也。其時各君其國。各私其刑賞。王者有不能行之於諸侯。故聽民自相仇。以濟王政之窮。昌黎河東柳氏復仇之議。非周官本意也。憤於有司者不能為民理其平。有激而云然也。卹何身犯大逆十餘年。無能捕而戮之。君幸能自復仇。已足多矣。而其事為申　國家之法令以討有罪。以君之私。則復仇為重。以天下之公。則　國家所期於良有司之事。未有急於是者也。世但多君之復仇。而於君治行卓卓。罔能究其本末。蓋燾以是推論之。俾司民牧者知所勉焉。

復易笏山

奉書喜慰。前聞奉檄南歸召募。論者謂足下議論伏一世。而少諳練。當留幕府。不當任為將帥。兄意不然。兵者用人之新氣而已。士苟才與志足以有為。則遂為之幕府

治文書。遠近議論。何足以羈天下士也。故於足下之募勇。私竊慶幸。既可以觀足下之發攄。亦念時事艱危。人才難得。身雖隱退。而固願同志者之聯翩以起也。來書所論辦事非難。得人為難。及化畛域為最要之說。精確明澈。洞中窾要。足下識解超卓。銳於任事。亦略知其底蘊矣。獨於主用蜀人之說。疑其志疏言輕。而視事太易。不可不一發明之。來書所謂用蜀人而收其人心。資其嚮導者。是也。知勇豪傑之士。急收而用之。所至與其人民士紳聯絡。凡道途之險夷。賊蹤之聚散。非居其地者莫能悉也。開誠布公。招徠俊傑。此之謂用蜀人。未聞行數千里之地。略無憑藉。隨所至召募而可創立一軍。恃以轉戰者。韓信驅市人使戰。亦未聞度井陘召募而自詡為能用趙人者也。足下之言曰。善用楚人者多矣。而皆不願用蜀人。若故以此示異者。此又非也。楚人蜀人一也。此自在用之者。而召募之勇與營伍異。非有所繫屬與之久習。不足恃也。廉頗曰。我思用趙人。頗趙人也。與楚人自不相習。不得於楚而思用趙。頗言固非虛也。自頗猶難之。足下何易言哉。方今召募之勇。盈數十萬。武夫無籍者。奉尺一之符發兵。自名勇敢。作氣勢所在皆是也。吾輩既已為之。則斡旋世運。宏濟艱難之責。分任於此身。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吾輩不得已而身親之。況謀密慮。去矜與名。持之以貞固。而行之以惻怛。君子之道。所由異於武夫之為也。李次青再起視師

通城賊退。次青與劉鎮軍各以克復馳報。吾甚惜次青自待之薄。慮其終不足以立事。願足下勉之。正月一書。不復能記憶。其時方勸足下詣皖。謂蜀亂且甚於皖。是不以為輕也。足下方從一縣令開關入蜀。無事可擬。難易更非所較。要之川陝天下根本。所關甚重。乘賊之方起。急撲滅之。速則所辦較易。遲則所處倍難。此時蜀事尚較江皖為甚易。足下所述前書之言。乃適相反。或有之。亦義各有所取耳。

復吳又桓刺史

前歲自山東旋都。始知福星臨涖吾湘。為快慰者久之。比歸。數聞竟城稱述盛業。謂楚以南治行卓卓。未有及者。自古詩人為政。風流從容設施。立聲名者有矣。盤根錯節。通明彊固。若老兄詩人之政。尤古今人所難也。伏處深山。不敢僭通書問。乃荷賜書。注問勤勤。意隆語摯。伏讀增感。又知受代有期。而殷殷然以一日在事不敢弛勞為念。賢哉。文與意之交美也。欽服欽服。僕疾病蹉跎。凡百荒廢。生平非盡無志者。一再試之。而知天下事之難。與吾道之不易求合。徒坐視其敗壞。無益於人世。而增比心之隱痛。則何如引身以退。使天下之是非得失。不復留於吾心。吾之所養。不較多哉。所以自守迂拙。固如是也。來書與羲。所不敢承。要之君子之進退。審時量己。求當於義。古今人所處。當亦不甚相遠耳。

上陳尚書

奉賜書恭悉　回鑾之請已有轉機閣下造膝之言所以啟沃　聖心者至矣某竊閱　朝廷之意益知內憂外訌艱難之狀而兼爲廷臣議論所持塞外之行觀望遷延用心至隱閣下一言而消釋　聖心之疑乃使人　君舉動得有所據依以解於天下後世大臣謀國之忠通古今理勢之大而運量於一心非特一端之議論者所能及也時事至今日轉移非易肅尚書之才美矣其用心在起積弊而振興之亦可謂勤矣某在京三年推求　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寬者當聖之明訓　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爲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致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濆藉搢紳明世之稗政見矣某竊獨憂之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爲顢頇一也顢頇而寬猶足以養和平以爲維繫人心之本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毋亦稍寬假以例文以求理財行政之實效天下事其猶可爲乎故某以爲省繁刑而崇實政爲今日之急務閣下儻謂然否自古豪傑有爲之才所以運量天下者豈有他術哉以誠應物以實行政而已竊觀今日司農之理財每創一制多類誣罔百姓而誘取其財者數

變章程以相眩惑以比經國未敢信謂善策也因閣下之言略論及之不自知其愚陋伏增惶悚

再與筠山

昨復一書頗有陳說蓋足下所患信心太過視事太易任人太輕而新進喜事之言太易入也僕心實隱慮之近得玉班書言與足下形迹甚疏而其遇事自用人皆用以為疑壬秋蓋嘗主是說矣意者有中於壬秋之言而思一試之戰陣耶往在京師嘗以壬秋學識過人語之足下意不謂然也以壬秋之才之學與之往返談論為益甚多其有偏頗處擇而從焉非為害也至於軍旅大事當擇老成諳練深悉機宜者就而求益而足下之於壬秋論學則遠之論事則反親而信之稱此而求則吾弟所以取法於人與其所以用人者吾慮其背道而馳也君子之學必遠乎流俗而必不可遠道壬秋力求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見以畔道者是足下但論文章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與辨人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飲狂藥將使東西迷方元黃異色顛沛蹉跌而不可追悔獨柰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亂哉吾之望於足下大矣恐一任事而先失衆人之望故剴切言之嚴陵之告君房猶有懷仁輔義阿諛取容之戒僕局外人於足下諰諰不倦如此亦竊比古人之義

實恃足下好善取友。樂聞盡言。一肆其狂瞽之論。不罪不罪。

復潘伯寅

頃唐義渠方伯遣到賜書。蓋由江蓉舫中翰帶至武昌者。循誦往復。蔚矣其文。繾綣綣。循循善誘。感愧何已。嵩燾節行志事。兩無所成。槁木其形。支離其德。謂宜實達所見屏棄。迺蒙感誼勤勤。若閔其愚而獎進其所不及。嵩燾豈敢自匿於知己之前哉。漢世重高行。至宋而猶有隱士之徵。近數百年。無聞斯舉。廉潔退讓。世守高節者。世亦不甚貴之。嵩燾仕放一官。名聞於朝。固非隱者。居京師三年。默察當世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誼。常用憮然。內自循省。古人成一事。立一名。摧之折之困之辱之。艱難持久而後效。氣挫而志愈堅。道詘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淺薄所能及也。往者亦信君子之道。志乎古。必戾乎今。苟行之而心安。斯可矣。成敗毀譽。在所不計。然既當事。則事有所不可擇。名有所不可居。為大臣者。躬自任之。無所於悔。嵩燾區區一官。進而在位。無益於邱山。退而野處。無損於培塿。何為俯仰遠邇。叢詬納尤。以不得自適哉。　先皇於小臣知遇至深。苟被　召命。義無可辭。今此願畢矣。湘鄉相國視師久。嵩燾常在戎幕。而不一奏請。知非鄙意之所存也。江忠烈羅忠節皆生平至交。今與武夫游客營營求進。何遽不富貴。必俟垂老退休

起而應人之求。知者之所笑。抑亦愚者之所訾也。來書較論所從之優劣。君子之出處。內斷之心。而外揆之義。姜肱袁閎避陳蕃之辟。楊龜山應蔡京之徵。君子不以為忤。為仁由己。而由人哉。僧邸負時譽。為流俗人所趨仰。居幕府屈辱。而得失之大者。數有諫爭。於道未有補也。其終也。不以不得於僧邸而懷去志。胡文忠病時。自憂不起。遂欲以鄂事相屬。隨同辦理皖鄂軍務一疏。其引也。篤焉。謀往一視其疾。閒此中止。蓋自揣才力不足以繼文忠。又望淺名微。人所不服。要之此數者。皆未也。我固不得往也。未有豪傑自愛。誘之以美利。而遽冀非分之獲。舍己以從者也。自念生平去就。或毀之。或譽之。而皆無當於鄙心。既已通籍。為人臣子。艱苦患難。豈得辭哉。值其時。處其地。惟所自致而已矣。老病侵尋。精力日減。環視天下。達官顯仕。接踵相望。矣所不足。而欲以鄙人增益之。天下之亂。積成於無識。故為才者有矣。而與難。學矣而識難。且欲養吾志焉。為仕為隱。惟天所命。魏桓申屠蟠林適之所得於心。吾不知其際也。然且不欲以是為程。因賜書之意諄諄。一發其所志。王定甫嘗疑鄙人輕有所就。鄙人所謂薦之不趨。招之不至者。烏有是哉。時相見。求並告之。

致曾沅甫

奉書諷味噓唏。豈惟公所處之難。以侯相功崇德廣。宜無間然。 朝廷眷顧稍疏。至

小遼從而揶揄之。此可悟任事之難。而君子之於仕宦。悴心為己多也。始聞侯相議守沙河賈魯河。因取輿圖視之。以七八百里之地。遮蔽東北兩面饒沃完善之區。使不得馳騁。而令公與鮑公。從容與淮皖各軍。收撻伐之效。賊勢方急而以緩應之。賊情若散而以整御之。唐宋以來主兵事者。無此規模氣象。僧邸引運河之水。以灌瀕官屯。計工數百里。其時李開方殘賊數百。人無敢議其迂遠者。則 文宗初基東南靡爛。天下岌岌。 朝廷懷恐懼之意。而出之以端簡。百官懾於大難之驟興。聽顧邵立。而抑不敢肆其罵詈。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謂自是可以長享無事。而議論囂然。言路之氣日張。時事亦愈棘矣。常論宋儒發明聖學至精密。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數百年無能省悟。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訒。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實不祥。無相與以言者。堯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內自盡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而即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是自聖賢之治天下。與其所以自治者。無不以言為大戒。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歐陽公。劾富鄭公文潞公。皆謂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採宮禁之傳聞。陳鄙夫之猥陋。皆謂之善諫矣。歷觀言路得失。其間賢愚錯出。人才勿論也。較其功過。與其利病。敢直斷之曰。自宋以來。亂天下者言官也。廢言官而後可與言治。頗有源流考證數十條。竊

譬之一家。有家督。有百執事。有役耕之農。有書記教諭。而為之家主者。一切漫無考究。而專責一二人以言。其家必亂。一家之微。猶足以亂。況天下乎。諫臣之有專官。情唐不得已之政也。其以諫為名。猶曰所匡正者君德也。為之名曰通言路。所通者。主德之蔽也。民情之隱也。豈若自宋以來。縱言官之聽。賄賂恩怨。惟其所陳。既有罪矣。猶羣相與力護之。以是為通言路。人心之蔽。豈有窮哉。故曰知德者鮮矣。自有宋大儒不能辨。故曰民鮮能久矣。唐宋之言官雖囂。尚無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西夷之專求實用。由中國虛文無實。相推相激以增成之。亦豈非天道然哉。又鄒衍五德相嬗之說。上古以來一姓代興。各有崇尚。以成風俗。蓋亦自然之理。區區假五行之說。索之於微。此鄒衍之陋也。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為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彊。其流也。攬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是說也。吾於數年前及見之。曾以告胡文忠公。自謂篤論。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議其非。 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亦

無敢議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終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負殭使氣。傑魁人也。　本朝則賢者優容。不肖詭隨。非是則羣以為怪愕。而天亦常假手不肖以傾去之。使不得發攄。稍能持正議。務名實。振厲紀綱。考攬人才。輒曰是無度量。吾抑不知所謂度量者。將用以何為也。司馬德操之言曰。識時務者為俊傑。吾則以不為風氣所染為俊傑。雖講學治經亦然。宋明之語錄。　本朝之經說。皆風氣之為也。君子未嘗不為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識特立之君子。介然無與於風氣之會。烏足與論時務哉。二百年督撫同城之大患。發其覆者惟公與我兩人。而公正言直色以陳之。封疆之責。臣子之義。兩協其宜。其中明義利之辨。以正人禽之界。發揮公私之分。以存是非之公。燭九幽之迷惑。立人道之大防。沛然任之而無疑。進退利病。更無足論。前書所以相戒者。望公忍辱負重。為　國家任艱鉅。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鄙人之於粵。所謂莫之與而傷之者至也。是亦一義也。是道也胡文忠以之。值主少國疑之際。樞府無可倚毘之大臣。舉朝無可主張之公論。豈惟無同志之援。亦並無氣類之應。君子於此。懷忠而無可與訴。裨益家國生民。而無可與協心以求共濟。則亦勉自效焉。姑使此道自我而粗明。大亂自我而粗定。莊生之言曰。汝慎無攖人心。處末世者之所同哀也。是又一義也。是道也倭相以之。若以言乎道之貞。則君子之於

小人。苟可潛移默化。以使之軌於正。固宜勸誘而匡正之。不爾則劾去之。其援擊己深。顯正其事以告之　君父而求自靖焉。一身之得失。勿之計也。即所糾所斥之去留顯晦。亦勿之計焉可也。所默證者吾心。所共信者斯理。又何疑乎。使言官醉飽以嬉。條論人才之賢否。如令盲者居越而辨楚水之清濁。聾者居蜀而察秦曲之抑揚。朝廷既曲從之。士大夫亦允譽之。同官切身之利害。一有所陳　朝廷既深疑之。士大夫亦交毀之。莊生之言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非鄙人無與發公之深微者。歷事久而知古今是非曲直。蔽於聞見者多矣。或身受其利病。疾首蹙額而莫知其所由。其源流本末。無能推知而辨論者。輒因公書一推論及之。幸恕其狂愚。

倫敦致李伯相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塵鈞鑒。此間政教風俗。氣象日新。推求其立國本末。其始君民爭政。交相屠戮。大亂數十百年。至若爾日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於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計其富強之業。實始自乾隆以後。火輪船創始乾隆初。未甚以為利也。至嘉慶六年。始用以行海內。又因其法創為火輪車。起自嘉慶十八

年。其後益講求電氣之學。由吸鐵機器。轉遞書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設電報於其國都。漸推而遠。同治四年。乃達印度。自道光二十年。與中國搆兵。火輪船遂至粵東。咸豐十年。再搆兵。而電報徑由印度至上海矣。其開創僅數十年。乘中國之衰。歘七萬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見天地之氣機。一發不可遏。中國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機。未有能勝者也。來此數月。實見火輪車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僅及半日。其地士紳。力以中國宜修造火輪車相就勸勉。且謂英國富強。實基於此。其始亦相與疑阻。即以初抵倫敦。蘇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來車運用馬三萬餘匹。慮妨其生計也。迨車路開通。用馬乃至六七萬匹。蓋以道途便利。貿易日繁。火輪車上出一道。相距數十里以下。來就火輪車者。用馬逾多也。去冬道上海。見格致書院藏一火輪車道圖。由印度直通雲南。一出臨安以東。趨廣州。一出楚雄以北。趨四川。以達漢口。又由廣州循嶺以出湖南。而會於漢口。乃由南京至鎮江東出上海。又東出甯波北出天津。以達京師。見之怪咤。謂雲南南通商。即籌及火輪車路也。及來倫敦。得此圖。知已出自十餘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無不至也。印度火輪車。僅及阿薩密。其通中國分山南北兩道。北道由阿薩密直抵依拉襪底河。南道繞出緬甸。折而東北。以會於依拉襪底河而達蠻允。大率雲南通商一二年後。兩處鐵路。所以必興修者。日本公

使見語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發出之。彼爲其難。吾爲其易。豈宜更自坐廢。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各國所心羨也。聞至今一無振作。極爲可惜。嵩燾赧然無以爲答。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自隋唐之世。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煙之禁而搆難。以次增加各海口。內達長江。其勢日偪。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條具其所以致富强之實。而發明其用心。而後中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皆可以知其節要。謀勒爲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遠人之心。固自有其遠者大者。當使臣民喻知之。以爲此義明。即國家億世之長基可操劵而定也。道天津。亦嘗爲中堂陳之。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議論。噤不得發。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搆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爲疚心。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徧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劼剛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譁。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

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飾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而用其囂張無識之氣。鼓動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囂張無識者為之也。嵩燾楚人也。生長愚頑之鄉。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蓋嘗讀書觀理。歷考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譁笑之中。求所以為保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敝。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終一不相諒。竄身七萬里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有陳論。而見聞所及。有必應陳之中堂者。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九十人。嵩燾所見二十餘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為世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戶部尚書恩婁葉歐募。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效行之。所立電報信局。亦在倫敦學習有成。即設局辦理。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見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數十年中。無要講兵。直可以理勢決者。考求倫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讀書。通知兵法而後入選。遣醫士相其血脈膽氣筋骨堅強。而後教之跳躑次第。蓋槍礮技藝之能事。乃編入伍其根柢厚矣。此豈中國所能行者。一身之技。無能及遠。正慮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

國學扶輪社印

無所用之。嵩燾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官學生。改習相度煤鐵及鍊冶諸法。及興修鐵路及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各機器局亦當添設教師二三人。以待來者。但須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趨向也。此間有斯諦文森者。亦言各國鐵路。多所剏造。尤勤勤焉勸中國之急爲之。護將所擬節略上呈。抑嵩燾之意。以爲事事須洋人爲之。必不可常也。當先令中國人通曉其法。挨及國隸阿非利加。其修造鐵路。先遣人赴英國練習。而後依倣行之。此最可法。伏乞鈞示以憑與李丹崖會商辦理。竊以爲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急圖內治。以立富彊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國千年而不敝。其爲利之遠且大者。不具論也。其淺而易見者有二利。中國幅員逾萬里。郵傳遠者數十日乃達。聲氣常苦隔絕。二者行。萬里猶庭戶也。驟有水旱盜賊。朝發夕聞。則無慮有姦民竊發稱亂者。此一利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又益相與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氣常鬱結不得上達。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國家之用。即羣懷踴躍之心。而道路所經。如人身血脈。自然流通。政治美惡。無能自掩。則無慮有貪吏遏抑民氣爲姦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時。不過曰吏效其職。民輸其情而已。其道固無以加

此也。論者徒謂洋人機器所至。有害地方風水。其說大謬。修造鐵路電報。必於曠遠皆平地面為之。無所鑿毀。至於機器開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質愈深愈佳。中國開煤務旁通。洋人開煤務深入。同一開採淺深一也。有何妨礙。即以湖南地產言之。鐵礦多在寶慶。煤礦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二郡為獨盛。湘潭石潭產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鄉產煤。無處無之。功名爵祿。尤稱極盛。世人一關之議論。無與發其蒙者。何不近據事實徵之。中國百姓。自為之而自利之。無故羣起而相阻難。數十年後洋人所至。逐漸興修。其勢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餌姦豪滋事者。役使之以為用。則使權利一歸於洋人。而中國無以自立。傳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先知先覺之任。必朝廷大臣任之。是以政教明則士大夫之議論自息。亦在朝廷斷行之而已。至於國家根本大計。度今之時。量今之力。有難以一二舉行者。而切要者數端。無關根本大計。而要為諸政之所從出。不先務此。雖有良法美意。日起以圖功。亦終歸於無濟。一曰禁止鴉片煙。原鴉片煙之禁。實自雍正時。其始供藥品而已。賴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間無敢吸食者。至道光中。其風始熾。嵩燾少時。尚未聞此。於時物力豐厚。家給人足。百姓守法惟謹。迨後鴉片煙之害興。而世風日變。水旱盜賊。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禍之烈。實始自禁鴉片煙。而金田賊首。亦因海防散

勇嘯聚山谷。馴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戕賊民生。耗竭財力。實亦為導亂之原。洋人至今。引為大咎。中國反習而安之。竊以為鴉片煙之害不除。諸事一無可為。而求其禁止之方。有至簡而易行者。其法在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用勸導之術。而以刑罰濟其窮。其用法亦惟動其廉恥之心。而激使自立。寬以二十年之期。必可保其禁絕。不至稍有貽患。籌款前摺已詳言之。無可易者。此一事也。一曰開墾江浙荒土。初聞洋人惟務商賈之利。於農田不甚經營也。至是始知其不然。其通商專務富民。所稅茶酒及煙數者而已。餘皆無稅。歲計商賈贏餘。而估其所獲之利。約八十分取一。住房器物。計租取稅。略如中國之戶稅。歲入三百磅以下者不稅。其所得寶星及他表記酬之用。器有稅。畜犬以上有稅。並出常稅之外。國家經制所入。一取之地稅。其勤地力至矣。往見陳文恭公巡撫陝西河南。專意農事。興修水利。溉田。在湖南教民耕種。諸法悉備。可為知本計者。江浙經亂後。距今十二三年。荒蕪之田。未墾者仍多。百姓憚於疏闢之勤。而自惜其力。州縣苦於奏銷之累。而並沒其名。荒者聽其蕪萊。墾者亦相為隱匿。宜亦戶部所應經營。督撫所應勸導者。此又一事也。一曰喀什噶爾之地。宜割與雅谷刋。氐羌數叛酒泉。光武仍其君長。賜以印綬。吐谷渾徙浩亹河。郭元振請即其所置之。邊要密邇。義取羈縻。無所顧惜。至於漢建校

尉唐置都護遠逾萬里近或數千降胡雜處因叛襲封以為故事無足比論惟喀什
噶爾之地偪近安集延其勢不能築蔥嶺為長城以遮遏之浩罕諸部併於俄羅斯
回部餘民乘喀什噶爾之亂襲據其地猶懾中國之威而思託為附庸去歲威妥瑪
代為之請嵩燾謂當俯順其心與為約誓令繳還各城但得一鎮守烏魯木齊之大
臣信義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無事若徒恃兵力攻取曠日持久耗費無已幸而
克捷而回部餘民必走投俄羅斯以相比附搆兵縱掠終歲騷動徒使俄人乘間坐
享其利而中國承其敝未知所以善其後也夫經國者務籌久遠主兵者惟取進攻
是以棄地之議不能出之將帥也惟恃朝廷權衡緩急輕重秉成算以宣示機宜而
後將帥之威伸而朝廷之恩乃深入遠人之心使之俯首而聽約束故以謂威妥瑪
之代請實機會之不可失者此又一事也一曰伊犂一城宜與俄人定約以垂久遠
英俄兩國勢足相敵而英人務拓地以興利俄人務襲土以開疆無端乘亂襲據伊
犂此其志在掠地而已竊度新疆事定令俄人交付伊犂一城必尚多煩議論西洋
公法無乘亂據人土地之例勢且要求兵費責以收贖而非有巨款足厭其心知其
必不能允也故莫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責其減價而贖之我而責其準所贖價交易
而鬻之彼如日本庫頁一荒島猶欲全據之必不肯輕易退還伊犂明矣與其含胡

國學扶輪社印

懸宕。以生其戎心。莫如明與定約。畫疆分界。可保數十年之安。必不得已。收回黑龍江以西地與之亙易。亦尚有名可據。此又一事也。一曰停止各省釐捐。嵩燾於釐捐籌餉。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開辦釐捐。實一力贊成之。在粵東陳覆釐捐情形。援古證今。自謂能得其要領。然凡為籌捐以籌餉也。原非國家經制。軍務告竣十餘年。迄今不議停止。則非事矣。且法久則弊生。各省本無急需。相與視為閒款。不甚措意。是以辦理日久。收數日微。驟有軍務。籌畫餉糈。踵事循章。習為故常。將更無可施力。尤兩敝之道也。前歲因滇案議停租界釐捐。是專為洋人免釐。何異毆魚而致之淵。毆雀而納之叢。不獨有失民商之心。其傷國體實甚。意謂宜及時停免各省釐捐。租界免釐一節。自應刪除。並與立約。因事籌餉。不在此例。而如福建之茶。浙江之絲。及凡物產之在其地者。應收土稅以備地方之用。不與釐捐同免。此皆可據理以求勝者。舊時茶稅每箱八兩。五口通商驟減至二兩五錢。曾與赫總稅司言之。渠意亦謂如此。各省自有之利。尚可設法另議。無併土稅不準究納之理。中國自有之利。操縱宜出之朝廷。嵩燾於此事。極有不安於心者。此又一事也。嵩燾本奉使海外。凡中外交涉事件。稍有所見。例得上聞。懷欲陳之久矣。徒念京師蒙被口語。側身天地。至無所容。 朝廷亦不能不採納人言。加之賤簡。又甫出洋。屢見參案。更不敢有所陳論。自

取懲尤。獨念中堂爲　國重臣。中外得失利病所關。宜廑盛慮。區區所陳。準時度勢。略舉其切要者。措之而得。行之又至簡而易。非徒爲高遠難行之言。以自快其議論者。往與竇相論今時洋務。中堂能見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盡其實。其餘在位諸公。竟無知者。竇相笑謂嵩燾既精且大。嵩燾答言。豈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學問。皆在虛處。無致實之功。其距幼丹尚遠。雖然考古證今。知其大要。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損益之宜。獨有以知其深。竊以爲南宋以來。此義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此則區區所獨自信而無敢多讓者也。惟中堂採擇上陳。推而行之。所以裨益　國家必多矣。

致黎純齋

奉別十年。中間一再通問。雲天曠隔。懷想百端。傾寫無由。閣下兩次持節海東。遺經傳記。搜求古本。討論宏富。大雅閎達。好古多能。莫與倫比。而亦見古籍之流傳。荒棄之中土而存留海外。足資稽攷。蓋有司失其官。而學在四夷。已早發尼宣之歎。伯言目論之士。烏足知之。近所輯刻幾何。幸求惠賜栞本。發皇耳目。通使各國十五六年。識無多裨益。而搢紳士大夫。紛呶嗆嗾。漸以醒寤。議論日平。外人亦日弛其猜防要挾之術。以通情好。此其轉移無形之中。今人不能盡喻也。而獨閣下表章載籍。頌揚

皆美溢於觀聽比績量功冠絶一時嘗論陰陽消長之機否泰治亂交互乘除自古爲然方始　命使時迫於外人之求請非　國家本懷也而實中外交涉機之所自開嵩燾疏庸迂拙無所知曉而自西洋肇亂廣南攷求其本末證以古今事局又益寖饋三代及周秦以來流極變通之勢常若有所省悟下視漢唐二千餘年苟能推知利病得失之所在以求安國庇民必其於聖賢言論與其所以存心有合者也其亂也反是故自未通籍以前即自信能知洋務以語諸人動見詆毀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用之自唐以前史冊所錄皆諫止用兵無言戰者南宋諸君子獎成此一段議論哆口揚目禍人家國懵然莫知其非追思搆釁之初　宣宗憂勤惕厲所以戒諭在事諸臣真所謂　聖人之量也當時諸臣無能體會其後天津之役盈廷譁然以戰爲名　文宗獨以戰爲非宜嵩燾時官京師獲讀　諭旨尤服　聖人之仁竊意其時樞府大臣稍能諳知洋務安坐綏定之有餘而非　文宗深謀遠識處以靜鎮一時在廷虛憍之氣延禍生民尚不知所究竟此又千百年後讀史者所不能明而小臣於所目悉稍辨知之故於開端奉使西洋頗謂　朝廷用人爲不虛區區才力亦尚能堪之而於其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傅會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擯斥夷狄深文周内以相齮齕不獨區

區一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欷歔。發憤嘔血。志氣爲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自古平陂倚伏之幾。相乘迭見。誠有然者。而未若劉錫鴻發之暴而施之悖謬至於此也。出使者。今人所薄視。自以不屑爲者也。而亦竟有假之以爲名以投時好。正恐道光以前之人心。尚未有此。使當時在廷諸公。稍悉洋務。能如今日。則劉錫鴻之言。尚不足以惑衆。使閣下閱歷之深。見理之明。能如今日。亦必有以匡正之。使不至增長其頑悖。於此又見天人感應之機。所伏至微。所發至烈。而在廷紛擾之辨爭。波動風靡。其初峻拒之。其後又眩亂顛倒而爭趨之。俛從俛遵。反覆變幻。以此處中外之交。終知無有會同翕伏之望也。抑又聞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氣而使之馴。而後不疑於所行。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論爲君子。爲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攻之者亦愈横。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避之者。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嵩燾不敢一二與人辨。則惟有卷懷以退。安身以崇德。以求没齒無聞焉已耳。去秋與傅相論鐵路事宜。傅相以爲知言。而謂所見正亦如此。京師皆以是蔽過傅相。此又以見任事之難。而大臣爲國經謀遠計。攻擊之與其鋪張附和之。一皆失其本旨。而其議論混淆。是非倒亂。終使所事無一能成。如今

日鐵路。虛糜已甚。亦豈能有成功之望哉。天下之事。眩惑於議論。而終以耗國病民

蓋常有之。得一二辦事之才。誠不易矣。辦事而又能解事之尤難也

王先生祠堂記

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是聖賢修己治人之大法粲然昭著於天下。學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纘承弗絕。終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得周子開之先。而自南宋迄今。兩廡之祀。相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學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於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 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既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剛嚴。閎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治易與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蘊。至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慊於人心。至其辨覈名物。研求訓詁。於國朝諸儒所謂樸學者。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生所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書佚者又十三種。始刻之衡陽者五種。善化賀耦耕先生刻之貴陽又二種。新化鄧湘皋先生刻之湘潭。別為二十種。旋燬於兵。湘鄉曾沅浦

宮保。再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二卷。几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先生始謀建祠衡陽之故居。不果行。竊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涖仕之州邑。既久而彌光。先生伏處窮山。無友朋之討論。無門弟子之推崇。潛德閟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燾掌教城南書院。始言之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羅君世焜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

祭曾文正公文

文皇初基。值時否蒙。公手承天。日月再中。蘇枯煦幽。熙以雨風。四海宴清。孰匪公功。公功在人。德由身致。始以儒興。演迤汪肆。咀含文章。照灼天地。卷懷一室。周情孔思。道喪才散。羣趨媚諧。懦骨姱容。躡迹崇階。萌芽亂始。積陰成霾。抗言高談。擯斥觝排。萬口所譏。公以理揆。其所感歎。或瑱其耳。惟不詭隨。以表於是。單獨一心。用中自砥。人於功名。御智乘危。攀躋枝蔓。公退若遺。及夫當事。從容指麾。弛張仁義。沛然以施。

或有忮之蹈瑕抵巇阨艱哮怒相顧驚疑公心坦然乾清坤夷名都大邦豺鼠充斥
手夷大難如措諸席九土云淪重覩開闢功謝不居受寵若惕胚胎賢聖功在曩昔
自公初出眩愕刺譏久乃帖息星光日暉終焉豪悍翻呼歸依莫知其由奔走獻欵
尤於士心淪感彌宙江輸海納琳琅在宥微長自舊搜剔窮岫流風百世伊誰云覯
愚蒙自少公頗謂才驚喜問故曰與時乖曷云違時富貴塵埃懷抱豈多披豁四闢
發言吐氣戰鬬霆雷眣瞷百怪笑怒嗔猜涉世廿年耳冷心灰回思曩言詎我誣哉
人生一世短長得失豈不自我亦豈能必聞公病目念往視疾枉書來招要以時日
曰及今茲左眯猶明子肥于瘠能為子評脫更需遲兩目俱盲子來不見徒聞子聲
攬書涕零語諧心惻道之悠遠生身無翼欬駕未遑豖凶氣塞生死須臾寗能理測
不往而來翩翩歸旛輴帷畫掩何有見聞慨念平生誨化殷勤走弔劉君會哭江濆
三十六年事往如雲天能為人窮達夭壽如公百年豈足云厚翼世保邦茲惟壽耇
冥冥獲福於世何有天意固然其又誰咎余病早衰自視甯久奔號惝怳從公恐後
隕傷在心視此尊酒

甬東吳氏義莊碑記

徐時棟

人生而無饑寒則天下皆游民也天下之生是人也窮之以口體而驅之以心力口不食則饑體不衣則寒於是乎出其心力以衣食之天若曰爾不用心力焉而饑寒而凍餓而死亡誰恤之是故君子勞其心小人勞其力古之為義莊者昭昭然為斯人憂不足收其宗族户給之毫髮不藉其心力所自出而寒有衣饑有食疾病有醫藥子女有婚嫁生有養死有葬盡生人營治貲給之道槩然備具而無遺憾彼受之者暇豫其心力而無所用則且游惰淫佚而縱其嗜欲以入於放僻邪侈之為嗚呼是乃所謂賢者過之者也高貲富人徇生於錙銖見義若讎敵蒙藉宗祖既富且貴施施然聲色加於骨肉歡樂宴會呼盧買歌舞累日夜不厭一旦投贈朋黨矜觀動色驚歎而自視欿然起觀其宗族寒無衣饑無食疾病無醫藥子女無婚嫁生無養死無葬或大聲疾呼哀告而曲懇之則將曰彼自有心力而不能謀衣食焉而責之於我曾子曰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嗚呼是乃所謂不肖者不及也然則君子將收其宗而收其族如之何而可曰亦視其心力而已矣其心力足以自用而無慮乎饑寒也吾置之其不能則給之雖然試號於宗曰不能用心力者來吾給之夫舍其日夜之勤苦而可以徒取焉其誰不來也勢不至户給焉而不止是必斷之

以義斷之以義則莫如鰥寡孤獨罷癃廢疾夫苟不幸而至乎鰥寡孤獨罷癃廢疾也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疾病不能醫藥子女不能婚嫁生不能養死不能葬窮其心力而不足以贍口體則於是乎籍其口之多寡而收食之按其事之大小而振貸之而敬宗收族之道備焉矣由吾前言宗族可以無游民由吾後言宗族可以無窮民蓋雖數十家之小宗靡不有鰥寡孤獨罷癃廢疾也亦靡不有稍有力者也君子之行事為可則也為可繼也比而食之生齒繁而其道窮窮則弊叢起而爭訟攘奪之禍作且固非大有力者不能為也由吾後言事半而功倍矣昔吾先大夫行之於吾宗邇者吾鄉人多起而倣之若胥天下而行之雖萬世無禍亂可也於時吳君煊焜兄弟本其父虹橋君遺志為甬東義莊而即其中建槐里書塾以教子弟余既為條治規矩復為記貽之俾刻諸石

丁灣社碑

鄞之東有丁灣村聚姓百家所以歲時報賽者築土為壇奉枯木而已合瓦缸而甃其前中植枯木尺許累似木主俗呼缸蓋廟道光十五年五月余會張氏之葬至其地聞而異之山人告余曰此其事遠矣農村人任氏清晨立溪頭見柏木尺許漂而來拾之歸斧之見血大驚夜夢偉丈夫呼曰柏吾神也謹來至汝家祀我吾福汝乃買地奉之既而禱之皆應

里中人神之。歲於是乎祈報。以至於今。言已。導余往古木環拱。老樟參天。崇岡複嶺。
靈風森然。壇壝無多級。而巍乎在其上者。尺許之枯柏也。余肅然改容。喟然而歎曰。
嗟乎。吾乃今而猶得見先王之遺意也。古者大社之外。有王社。有國社。侯社。其次曰
置社。置社者。里社也。禮。民百家為社。二十五家亦為社。丁灣聚姓百家。地宜社。禮。大
社主用石。民社以木。禮。大社用松。東社用柏。西社用栗。南社用梓。北社用槐。丁灣在
縣之東。木宜柏。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故柏主者。其宜也。宜木各以名其社與
其野。是故柏野者。其名也。擇地為壇。壇而不屋。古皆如之。秦漢以來。末之改也。自社
制不行。坊隅村落。各有里神。以意造衣冠狀貌。亦各有姓氏。崇之以土木。享之以牲
牢。窮奢極巧。先王之法。蕩焉無遺。丁灣雖僻。不圖猶得見之。且夫坊隅村落之各有
里神也。豈天降而地出哉。其始皆社也。其後好事而有力者。變置而鋪張之。風移俗
易。蔓延以徧於天下。丁灣僻在山陬。其民貧而朴。自其高曾祖父。歲於是乎祈報。至
其孫曾。奉事惟謹。無敢改作。歲月浸久。見之者且驚且疑。不能知禮之所繫。又不能
明其故。此不經之說之所以來也。至於歲月又久。保無有好事而有力者。惡其說之
不經。又恥其不他里若。遽從而更張之。則是先王遺意。將并此幾希者。亦掃滅而無
餘也。是又可懼也。山人喜曰。有是哉。我未之前聞也。盍為我記之。因闡其說。著其禮。

而復為之辭。俾得以報賽。歌而樂其神。其辭曰。錢湖之西。黃山之南。有水如帶。有峰如林。中山有田。中田有廬。載耕載穫。作我室家。下無苦澇。高無旱焦。田祖有神。時我黍苗。葉無螟螣。節無蟊賊。田祖有神。無害我稼穡。我稼我穡。既萬既千。既倉既庾。既有大年。村酒既熟。雞豚既肥。烝豚割雞。載酒滿卮。山歌村舞。吹笛擊鼓。婆娑笑語。以迓田祖。黃山之南。錢湖之西。田祖來思。黃冠草衣。皤皤父老。熙熙後生。載拜載迎。同我太平。以卜來歲。來歲有秋。天子萬年。農夫之休。

范貞女像贊　董蠹舟

范氏女。字于溫。聞夫歿。思身殉。衆咸曰。不二天。父是從。奚死爲。欲趣喪。矢守志。旋寢疾。遂即世。穀異室。死同穴。葬從夫。女願畢。聞諸禮。嫁而喪。未三月。尚歸葬。況嫁碼古。無有。雖不經。事近厚。彰厥美。樹風聲。篤伉儷。聞者興。

弔黃九烟文

太歲在柔兆。歲星在實沉之次。屬皋月五日丁亥。董節子索居侘傺。有感於明戶部主事上元黃九烟周星自沉之事。爲文以弔之曰。登彼首陽兮。白鹿不來。踽乖心合兮。何愧墨胎。食周之粟兮。垂四十年。忽葬魚腹兮。豈無故焉。上章涒灘兮。日月重午。俛仰一室兮。咄咄獨語。曷弗稅駕兮。息我以死。清冷之淵兮。爰惟止水。吁嗟先生。生不偶兮。策名五稔。遘陽九兮。滄海橫流。屆迍邅兮。奠居潯溪。般五遷兮。云何一旦。抱石而歸兮。懷沙後訪。望汨心欷兮。遇異靈均。死同日兮。嗟嗟先生。非時之關兮。重曰。方天地之睢剌兮。紛總總而拏鬚。迨辱井之既出兮。聾篝火而搊竽。暝萬世而靖寐兮。曰投生以徇義。羌反重於泰山兮。判獨離而與異。甘賣文以續食兮。胡忍而爲此態也。希爽靈之再熾兮。脩漆身之有爲也。痛擧蹄之不若兮。傾崖山於瘴海。豈有蘖而莫逢兮。復何託乎荃宰。歲冉冉其不吾與兮。況臣精之已消。縱桑榆之可收兮。歎

蒲柳之先凋。湛清流以自澡兮。久受俗之汶泥。汐深潛以自珍兮。遂濁世之相溷。當先生之遁迹兮。眷吾里而爰止。更厥名曰人兮。字之曰略似。徊方趾之林總兮。豈云異夫內流。撫昭質之未虧兮。庶少別於熙攘。世閱禩於二百兮。益背繩而改錯。撣椒蘭以為蒸兮。資菉葹以盈路。懷先生之生晚兮。與今日而相當。帷東海之一蹈兮。又何懷乎此鄉。

跋王曉菴潘稼堂兩先生墨蹟　沈登瀛

右墨蹟二紙。家退甫得諸張佩葱先生後人。轉以遺余者也。前絕糧詩五首。見於王曉庵先生集。其為王先生手書無疑。詩後云并錄呈政。想尚有尺牘。故不著姓名。兩先生為金石交。退甫斷為錄示張先生者良是。後詩一首。署吳琦姓名。案徐俟齋先生居易堂集。潘母吳太君五十壽序。題注云門人潘耒。時避難變姓名吳琦。奉母居山中。蓋稼堂檢討。以兄力田先生牽連史案罹禍。故權從外姓。詩當在是時作。今不見遂初堂集者。想少時所作。未存稿耳。王先生學貫天人。吉光片羽。留落人間。固可寶貴。潘檢討出處雖與先生殊。三復曉庵集與潘次耕書。未免為之歎息。然潘之出山。亦有大不得已者。較世之希寵干進輩。大相逕庭。終不失為文苑中完人。況皆贈張先生者。張名嘉玲。字佩葱。桐鄉張楊園先生高弟子。見震澤縣志儒林傳。因合付裝。前輩風流。非特人品學問。迥不可及。即技藝之微。不求工而自工。古人事事勝人。豈虛語耶。道光辛卯九秋後學沈登瀛記。

汪仲伊握奇圖解序

戴望

歙汪子仲伊以所著握奇圖解示余曰子好議論今古盍抒子所欲言張吾之書子曰唯唯否否嘗聞之古初矣天地設而有陰陽一闔一闢一消一息道之經而兵之精與古之人制陣法所謂天衡地軸前後衝者不以是形與天不能有陽而無陰有日而無月地不能有山而無川人不能有文而無武有道而無兵道若日也兵若月也月承日以為光兵輔道以為紀道無兵道滅兵不道兵殘兵為衞道設也堯舜嘗讓未嘗不善陳湯武好仁未嘗不用戰徒揖讓而不知陳善陳者覆之徒仁義而不用戰善戰者拍之暴秦以降漢之高帝光武明之高皇兵與道合不合則賊盜關人國夷狄竊王鈇勝則屠城破邑殺人億千百萬敗則掠野臨人畜以為食雖有君子莫之能禦也事幸而得集則號為君子者從而登其朝伺其殺朝跪堯舜之夕見湯武之矣鄉所謂屠城掠野之徒盈其貫以死從而揚之曰此元功重臣與伊摯呂尚論功度德者也吾嘗受嬴劉以往史氏之書皆以是觀矣於乎是其故何也則由於虛靈冲漠坐尸噓之徒之張目拱手而謀人家國者階之厲也不知道不通兵致道離兵而兵不衞道賊盜夷狄遂相帥角逐反以兵脅道滅道不大可哀哉抑人有恆言皆曰兵農禮樂不知古者以兵屬之禮宗伯掌其儀司馬職其功戰鬥不可空習

則四時田獵以閑之。子路言可使知方。知其軍陳行列坐作進退之法也。先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軍旅之事。寓於俎豆。俎數奇。豆數偶。兵之方圓銳直。所以爲乘承比應者。胥於是焉在。丹徒莊棫序仲伊之書。其言粹矣美矣。復推道與兵相輔之義。以廣其恉。仲伊其不非我邪。己巳七月戊戌戴望序。

記明地山人琴

明地山人遺琴。烏程施份得諸吳胥門市肆。歸贈其友淩瑕者也。瑕以書語望曰。子習知前代遺民。知地山人乎。望悚然謝不知。請出琴而觀之。琴長二尺有八寸。廣四寸。厚半寸。其形奇。其光黝如漆。琴腹內鐫隸有文十一。名曰崇禎戊午漢傀爲地山人斲。考崇禎有庚午無戊午。戊午爲國朝康熙十七年。時永歷殉緬甸。明統久絕。而臺灣鄭氏獨奉正朔。至克塽之亡。猶稱永歷二十八年。見於黃都御史賜姓始末。與是琴之題戊午。雖紀年異號。其不忘舊君。若合符節。而超然遠引。自晦其聲名。實與草木同腐而不卹。於明餘紀載求所謂漢傀地山人者無聞焉。而後之君子得其遺物。輒愀然有故國之思。於乎。琴之感人深邪。抑人自感也。望聞瑕之遠祖明侍御君。當康熙時。以莊氏史案被逮下獄瘐死。其子孫至今八世無仕者。然則瑕之寶是琴也無亦以其先人同類。而有所隱痛故邪。抑姑以寫其汪洋寥廓之思自適其適焉

邗己未長至日戴望記。

陳先生行狀

先生陳氏。諱奐。字碩甫。先世居崇明。祖指揮公始遷蘇州。籍隸長洲。遂為長洲人。先生昆弟四人。於行為仲。幼從師。受周官禮左氏春秋。年將二十。始學功令文。於塾中見徐氏讀禮通考。秦氏五禮通考諸書。纂要鉤元。私自過錄。由是得窺為學途徑。年二十五。就江君沅治小學。時金壇段先生玉裁自巫山知縣引疾歸。僦居吳下。故與江祖徵君聲相善。段嘗謂曰。吾所著六書音韵表。唯子大父及子知之。餘罕知者。江以語先生。先生竭一晝夜力攻之。盡得梗槩。異日段將梓其集。命江覈審。以未定本屬勿假人。先生覩而愛之。加朱墨為識。正其偽誤。越月反其書。段見朱墨識。詰所自來。知為先生。迺大動容曰。是子能讀書。吾且往見。先生遂委贄師事段。先生命治毛詩說文。旋補長洲縣學生。㝡從學三年。將往海門。段先生送之曰。女聞道早。貫孔不女逮也。讀書。舍此無他求矣。無何段先生卒。嘉慶二十一年也。明年入都。謁王給事念孫。給事已致仕。其子文簡公引之方為禮部侍郎。就養其邸。怯老病不見客。閽人辭焉。先生曰。試以名刺入。不見不敢黷也。給事視其刺。喜甚。命僕扶出。由寢門及堂。大呼先生字曰。若膺歿後。猶有高弟子如君者乎。老夫不佞。願為忘年交。自是先生

往給事所。經造寢室。質問疑義。若家人然。文簡亦敬愛先生。凡四方學者至。必道使見。於時賢士大夫。若胡給事承珙。郝戶部懿行。胡戶部培翬。金優貢鶚。徐學士松。戴刑部敦元。咸納交。恐後。文簡方著經義述聞。每一卷成。必出相示。嘗曰。吾與若學術既同。閉門造車。出而合轍。德不孤矣。道光二年。程大理同文以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欲先生偕行。曰吾載書五車出塞。廣開學校。詎子不爲文翁乎。先生以有二親在。力辭歸。既遭父母喪。再入都。猶及見王先生。年已八十餘矣。日校管荀書成。命先生審正。未幾客浙汪舍人遠孫聘主其家。出所著國語發正共定。已謂先生曰。子[illegible]孫。日月不我與。盍將所著毛詩作爲傳疏。互相切磋乎。初先生於京師交胡給事。給事專治毛詩與先生同術。先生意其治詩有年。於毛詩經傳。必爲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爲義類。及給事出爲台灣兵備道。引疾歸里。病革遺言。以所撰後箋草本道先生自魯頌泮水以下皆闕。爲之補篇。乃知所治毛詩。特條舉傳義。不爲統釋。遂有標義類作疏之志。至是聞舍人言。始屬草稿。迄六年而定。先生五十五歲矣。書成而舍人殁。其弟适孫復請定其兄遺書。又爲先生栞詩疏以行。凡主汪氏者二十餘年。咸豐初詔舉孝廉方正。鄉人士以先生應。故人沔陽陸公總督兩江。延先生往校栞羣籍。踰年歸。會東南亂。比歲不得息。先生自是不復出游。十年夏。賊陷蘇州。避地無錫夫容

山屏跡以居。同治二年五月至上海。將就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聘。未行得脾泄疾。以六月二十九日甲辰。殁於龍華鄭氏舍。春秋七十有八。妻顧孺人。子埏。皆前卒。孫丙喜。長洲縣學附生。四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木瀆北石橋。先生於毛詩最為專家。所著毛詩傳疏。於先漢微言大義。無不曲發其蘊。自為序曰。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為樂章。用諸朝廷宗廟。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遂隱括詩人本志。為三百十一篇作序。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傳乃補綴之。而於故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詩當秦燔錮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間出。三家多采雜說。與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仲尼既殁。微言已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假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為刺詩。違詩人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僅僻在河間。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固說詩。齊最為近之者。蓋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興隆。若鄭衆賈逵許慎馬融。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尚魯訓。兼習韓說。鄭康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郡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

詩義精好為作箋亦復間雜魯詩并參己意因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及至魏晉鄭學既行雖以王肅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穎達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為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不尚專修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猝不得其厓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矣奐不揣檮昧沉研鑽極畢生思慮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咏性情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為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仿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為探索久乃剗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為三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而序別為一卷故為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為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為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為書自傳與箋

合幷。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用毛詩義也。憶自髫齔開悟。趨承庭訓。依奉慈親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摘取先秦之舊說。搴拾末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之譏。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俟於天下後世之言詩者。又表明西漢儒說禮器制度。可補古經殘闕。同傳異箋者。揭著數端。為毛詩說一卷。準以古音依四始。為毛詩音四卷。明鄭多本三家。與毛不同術。為鄭氏箋考徵一卷。編毛詩傳義類十九篇一卷。又其少作有詩語助義三十卷。為江君所點定者也。先生雖宗毛學。亦頗稽譔三家同異。嘗言近今學三家者。不下數十百家。蓋三家者。兩漢習魯兼習齊。六朝以迄趙宋習韓。諸儒多從習尚。故所引與毛詩同文。亦三家不獨異文也。一也。其所引成句者易曉。間有用三家異字。不全用成句者。六朝雜文多有之。又有不用詩辭而用詩義。與毛不同義者。亦皆出於三家。二也。更有三家字義。經後人改竄轉寫譌奪者。亦習三家者所亟當釐正。三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三者也。其論周官。謂先鄭司農說與毛傳脗合。言內外朝五門制度最當。而時祭閒祀。後鄭說亦未嘗不同。其論禮。謂當追溯先秦古說。以攷鄭君所言禮器制度得失。同時胡戶部謨儀禮正義。先生錄生平所自得者四十餘事。皆依據古說。屬其采入正義。戶部意不謂然。亦無

以難先生也。其論春秋謂學春秋者。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文句極簡。必得治禮十數年。而後可發明其要義也。先生嘗成穀梁逸禮一卷。以與弟子楊顯使暢其旨。其論小學。謂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以討漢季說經家之沿流者。又謂丁度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諸說文玉篇廣韻埤雅。則校讎之功過半矣。至其是非顛倒。瑕瑜錯雜。尤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謂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尚書音義。經開寶中陳鄂刪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可由段先生誤異之說。以類推之。至於義即寓音。音可見義。其音之有變有轉。不能全執古音而繩今音矣。先生執親喪。悉本士喪禮行事。作堊室中門外。寢苫枕凷。水漿三日不入口。有勸作佛事者。輒愾謝之。既除喪。遂不應舉。曰吾無干進之念。向之赴試。以親故屈也。自段先生師事外。篤服王氏父子。嘗取其論學書札。裒爲一帙。使弟子各題識其上。其識金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時金君以優貢入都。先生偶宿內城。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竊怪之。平旦正衣冠往拜。距而不內。排闥入。意不說。亦以先生爲與試士也。强請其所業。則擲稿本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先生加敬而受讀焉。讀至大夫三門詔。欲與語。金君改容曰。子亦諭此者乎。挽手內之坐。恨相見晚。不兩月。金君卒。後先生入浙。從其子誠求得禮說

為粲行焉有師友淵源記若干卷記所往來諸公及弟子學行甚具望於咸豐七年秋從先生受毛詩遂執弟子禮嘗誨望曰說經貴守師法出入旁雜爲道之賊自魏晉下陋儒類自謂集大成而不得經旨之彷彿智不若臧獲已先生歿後弟子管慶祺爲述年譜一卷命望覆定因得綴其犖犖大者并昔侍坐所聞次爲行狀用冀世有達人君子上之史館以爲修儒林傳者采刪其可同治五年三月弟子戴望謹狀

顧職方畫讚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顧公畫象有京師祠堂石刻本望未得見歲丙寅於吳中見樸本云出諸其家不知誰氏筆也敬再拜共手爲作讚曰

公官兵部爲明室遺臣自幼卓犖讀等身書不可羈者亦有歸君人目爲狂生歸奇顧怪以此齊名天不祚明兩京淪亡爰舉義旅紹宗正位薦授職方郎事不克成亡命山海南謁鍾山陵北走昌平已矣不可支老客荒壤以終厥身行年七十卒守嗣母言不辱艱貞是爲義人著書紛綸獨契遺經後之君子稱新朝處士焉揆厥情於乎先生

國朝師儒表序

楊雄氏有言羣言淆亂衷諸聖聖人之道存乎六經天縱素王端門受命秦毀制

幾喪斯文。仲舒明蓄。上承孟氏。羣儒踵起。以光漢德。家辭師範。罔所失隊。魏晉而降清言名理。泯泯棼棼。撒無統紀。風氣所屆。魁傑莫振。危如一髮。以引千鈞。國朝師儒。擬茲遺緒。振而興之。高者質游夏。下者婗孔賈。亦有溺于所聞。毀所不見。詖說淫辭。是丹非素。望誠愍悼。乃攷二百餘年學士大夫。繫其高下。區為九等。仿班氏古今人表例。為師儒表一卷。具有神恉。非同目論。世有君子。知其不謬。因是梗概。推端竟委。理而董之。所深冀焉。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國學扶輪社印

劇孟論

周悅讓

史記之傳游俠也。深以俠客之義為不可少。又詳著朱家劇孟郭解之所以為人者而以為可資緩急。夫子長豈徒為中材而涉末世之流者生其慨乎。昔周官以六行教民。而任與居一焉。而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八曰友以任得民。則俠客之義自成周盛時而已然矣。特其時匡撫有人。諫救有司。民生其間。固無難白而無所赴愬之隱。所謂任者。不過里巷間罷勉匍匐為事。故不以俠稱耳。降及春秋之世。而晉欒懷子好施士多歸之。魯之季孫氏隱民多取食焉。齊晏平仲亦招致越石父之流至四百家。不待原嘗四君。食客之盛。固已久矣。而其時國家皆頗資客力以為富強乃子長於游俠。尚以四君輩為不足異。而以布衣之俠為難得。彼蓋不知任而流於布衣之俠。固世道之變。而不可以不大懼者也。劇孟一博徒耳。吳楚之亂。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使孟早為吳楚所收。山東之難未有艾也。而奈何後世牧民者之不察耶。子長於其傳末。復綜舉當世之俠。數而無足數者。而訾之曰。此盜跖居民間者耳。何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所羞也。嗚呼。何其言之易也。夫跖固無足數。然其材力必有什伯乎庸人者。其暴戾恣睢。誠不堪用。然其欲富樂而惡死亡。喜聲名而羞辱

辱。度人情不甚相遠也。使得廉明威惠之民牧。陰弛其重罪。而開以自新之路。如朱博之所以署尚方禁。孫寶之所以署侯文者。即人人皆劇孟耳。居平無事。羅此輩而使之。既可以禁盜賊之發。如其有事。而委之居一障關。不賢於諸妄校尉哉。世或以為此輩猾民。非宮法所能馭。此與耳食何異。彼劇孟者。未聞朝廷所以優異之。若何也。特以太尉一言。而遂安於無動。蓋彼梟雄者流。其自喜聲名。有甚於富貴者也。而何患乎駕馭之無其術也哉。近世以來。鄉曲之俠。求如劇孟者固不可得。然其為盜跖居民閒者。所在皆是也。危急之秋。大吏資之以為保障者有矣。奈何俗吏不察。平居聽其作姦犯科。而無可如何。一旦有警。又不能收之以當一校之用。甚者或極之於其所往。而適以藉寇兵者不可勝數也。豈不悖哉。蘇和仲與章子厚書。惓惓於程棐一事。言之有餘慨焉。嗚呼。其所以用任俠之道者哉。

經通序

昔之詁經者曰正義。豈非以義有未正。即經不可得而明乎。顧義有大有小。其大義則所以道道者是已。羣言淆亂。束諸聖。於易曰大過。於春秋曰天子之事。曰亂臣賊子懼。曰如我罪我。於禮曰立。於詩曰思無邪。曰言。曰興觀羣怨。曰事父事君。曰達。曰專對。是其大義者矣。然義有無待於正者。有未嘗無義而不得為正者。有不必得其

正而不得謂無其義者。如書之虞夏商周代各殊。典謨誓誥篇各異。禮之天地春秋各為官。吉凶賓嘉各為儀。雖不善讀書者。亦不至迷其指歸。此不待正者也。他如春秋之尊攘誅賞。詩之貞淫美刺。雖未必得其正。苟通乎大義。則皆有以合乎聖人之道而無所悖。故亦不必非也。若夫以五際言詩。以三科九旨言春秋。以遊魂歸魂言易。則雖有其義。固不可謂之正矣。義之小者。則篇章字句是已。字必有不可假借之義。句必有不可移易之字。章必有不可妄斷之句。篇必有不可增減之章。此皆先聖所手定。諸賢所面受。自漢以來。諸儒以家法為訓詁。自唐以後。諸儒以考訂為發明。其有不合者亦希矣。然而校書如塵。拂而旋集。人心有知。溫而日新。稽古同天。字無定義。爰奚周害。句無定字。鴻鴈來賓。咨冬祈寒。章無定句。擊石拊石。洪大誥治。篇無定章。凡如此類。更僕難悉。誤解復子而總己為居攝。誤合唐棣而與權為反經。誤舉神道設教而天書興。誤解國服為息而青苗作。然則章句文字。其於造道亦萬分之一也。安得不惟此為兢兢。猥以矜奇固陋之見亂之也哉。嘗謂必明於聖人之性情而後其詁字句也。不流於穿鑿。必明於字句之義訓。而後其繹聖言也。不涉於支離。小大之義。一以貫之矣。其小知不及大知。然自束髮受書。於大義未融者。必諦察字句以覘其會通。於字句未安者。必審測乎聖心以合其宗旨。本書弗得。則為旁徵諸

國學扶輪社印

他經注疏未詳。或別紬繹夫舊聞。然後知諸經奧義。固明見於經文之中。而讀經者恆熟視若無睹。先儒舊說。每散見於注疏所引。而詁經者每遺地而若忘。其因而通之。法可以一經通羣經。可以一代通數代。可以今制通古制。而未嘗敢以己意厠乎其閒。凡以求無失夫正義而已。爰纂其畧。名曰經通。是或亦治經家之一法也。於戲。童而習之。今已頒白。千慮之一。具錄於牒。文成數萬。其旨數百。罔敢鑿空。皆據實測。隅反於操。柯睨以則。我思古人。庶云心獲。儻曰不然。請竢來哲。

致事記

光緒二年丙子。京察既蕆事。吏部牒行諸曹。凡庶僚年六十五歲已上者。於二月初九日丑時。期集左翼門下。點名帶領。是日黎明引見於　養心殿者。凡十有七人。奉　旨著照舊供職。於戲。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力視年為盛衰。故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其於士則無文。或亦從大夫之例歟。抑以其職卑而力易給。遂稍優假之歟。柳下三黜而不去。侯生七十而抱關。漢之馮唐頫駟。均白首於郎署。彼其人皆懷抱利器。欲用其所未足。故强力忍詬。養其身以有為。非末俗鐘鳴漏盡而夜行不止者。所得藉口也。今之京察。唯一等者得引見。其次則及年例。蓋大吏所舉者。未必其能盡當。即其所留者。亦不能悉合也。已在

朝廷洞鑒之中久矣。顧　臨軒時所見。不過一拜一起一話一言之末。苟非年之大衰者。皆力能為之。夫大吏已明知其當去。而姑留之以待　上察。為小吏者不自引去。又幸　上之未必悉察見其不能也。而因以求容。是於事君之禮。均有未盡也。其之當去久矣。會有公過事未白。待罪故留。洎事白而適值察典。吏議以為當此時而引退者為規避。今察典竣矣。下考小臣。猥因年例。得一覲　三聖之清光。退而從容投劾引去。上以銘　朝廷之鴻恩。外以全大臣白駒之雅意。內以遂一辭而退之初心。持此歸老田里。庶無戾於古良吏之遺訓。而有以自適於沒齒而無憾矣。夫禮部祠祭司主事。以員外郎選用。官年六十七歲。實年六十九歲。致事周悅讓記。

太公論

李得春

古今陰謀之說。祖於太公。太公佐武王定天下。功業爛然。而其心究不可白於天下。夫紂之不善。載於書。詳於史。雖婦孺亦知之。而聖門子貢以為不如是之甚。子貢之意。藉以警居下流而惡歸者固也。而吾謂子貢之意。實欲以破尚父之陰謀耳。當日者。三分有二。歸化者六州矣。而彼獨夫者。猶復執有命在天之說。燕雀處堂。此時興仁義之師。弔民伐罪。如摧朽拉枯耳。而太公之意。猶恐紂為天下之共主。忠臣義士。或不忍遽棄其君。而冀倖其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相與激發忠義。號召勤王。則海內之民。亦不忍遽棄其君。以期新朝之大賚。則紂之天下可不亡。紂死而武庚嗣位。或如蔡仲之改行率德。亦未可知。即武庚不才。商人擇賢而立微子。以武王垂薨。成王幼沖。保守侯服之不暇。何能為遠大之圖。商之不為周有。亦未定之天也。而太公者。以耄年之人。膺不次之寵榮。希非常之富貴。一旦逢君而希君者。遂使我文王服事之忠。忽易為載主東征之事。又惟恐戰不能勝。攻不能取也。於是散布流言。多稱紂惡。以離散海內之心。而陰行其險刻之計。使事或不成。則西岐莫保疆土。在武王固可以文考非罪小子無良謝天下。而太公者身為罪魁矣。此誠僥倖於萬一之計矣。顧或者謂太公非紂之臣。較韓信之背楚歸漢。原有不同。而吾謂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太公雖市井之臣。而身沐六七王休養生息。即使其君不德而庶人不議。亦當守天經地義之常。何至身為戎首。畔其君而不顧乎。此夷齊之叩馬為忠。而太公之揚鷹非忠也。觀夷齊叩馬之時。左右欲兵之。獨太公以為義士。揮之使去。此豈非天良之不泯乎。又或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太公懷才而不見用於紂。似乎其與周者為天下計。為行道計。而抑知不然。蓋道可行則行。不行則道可傳。以太公之抱負非常。即不見用。亦可著書以垂後世。而乃貪晚年之富貴。冀子孫之茅土。遂至出陰謀以佐主定天下。夫陰謀者後不昌。太公之智。豈有不見及此者。亦眩於利而為之也。厥後齊俗急功利。喜夸詐。粹有太公遺風。而春秋齊霸為最早。戰國齊亡為最先。此亦可以知天意矣。且夫伐人之國者。不強入人之罪。則彼之人心不灘。成己之功者。不多飾人之非。則己之罪心不揜。太公以陰謀伐紂。亦事勢之必然者耳。特為紂者遂斷悛心。不墮入人陰謀之計。則亦可不居下流而致天下之惡歸之也。吾故因子貢之言。揣子貢之意。或亦欲藉以破太公之陰謀也。彼太公者。亦適為陰謀之祖已耳。故後世六韜之言。論兵者多采之。

頒示刑律說　　孫頤臣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不欲民知也。道之精者。民不易知。亦不必知。故不期其知也。若夫著為條教號令者。則惟恐其不知。於是月吉讀法。遒人徇路。設官備而立法周。凡以懼乎不教而殺也。今天下獄滋繁矣。為民上者以為彼自戾於法我乃得以法死之。彼之死死於法。非死於執法之我也。嗟乎。彼誠戾於法矣。使彼固知法之當死。特戾於法。吾因而死之。是誠死於法也。令彼未知法之當死。適戾於法吾從而死之。彼雖死於法。能甘心於執法之人耶。死者不甘執法之人。執法者可愧矣。慈祥之吏起而矯其弊。執救生之說。曲全於萬一。無論不可必得也。即得矣。生者倖免。死者含冤。使三寸之法不申於朝廷。廢國憲而長奸萌。貽害胡底也。夫鴆人弗飲也。白刃人弗蹈也。以知飲之蹈之之必死也。使知法之必死。未有不視法如鴆與刃者也。然而民末由知。必上之人使之知而後能知也。古者詩書之澤。及於婦孺。絃誦之聲。徧於閭里。上又以時警惕而告誡之。故桀驁之氣化。而爭競之風熄。即今世之犯法者。城市嘗少而鄉曲嘗多者。良以城市之民。猶習於法度。而與聞乎吏事。鄉民或終身不識之無。不見官長。沿鄙陋之俗。率獷悍之性。意之所起。毅然行之。不復有所顧忌。昔嘗聞之。有兄弟共妻者。有弟偶寡嫂者。有執賊而淫刑斃之者。親戚慶

之里黨踶之無一人知所爲之干法而足以致死者迨犯而始知之未有不歎息痛恨於前此之不知者然而無及矣爲士師者明知其陷於不知而不得以不知爲之解是可哀矣今制州縣設鄉約月朔望集民宣講　聖諭法至善也然相習既久徒爲具文誠令牧民者實力舉行更節刑律中民所易犯者哀爲一編著其綱而約其目語務賅簡一覽可知量地之廣狹頒册之多寡令鄉約熟誦隨時與鄉人講解更於朔望宣講　聖諭後詳細申説生其戒懼之心示以避趨之路使惕於王章之不可倖逃法紀之不可或越雖頑梗不化未必無人而稍有人心者未有不惜其身命而懍懍者也是雖未能以德化民期於恥格而以之行於末世冥冥中所保全者多矣不猶愈於不教而殺之爲民上者乎

謚説

五帝興而謚法作謚之由來舊矣所以明善惡示褒貶加諸身後警乎生前傳信於天下萬世者也故善則謚美惡則謚惡一循乎生平之實無稍假焉夏商之末若桀若紂未嘗少諱及周之叔世人心既澆薄矣而幽厲之謚猶不得以臣子之愛其君父者廢公議春秋列國其風尚有存者漢以後乃多美而鮮惡其惡者每在勝國之君及有意以私加者爾非然者匪惟臣子不敢施於君父即君之加於臣者亦將徇

俗而不欲斥其非。於是紛紛焉遂以是為榮寵之虛。忘其為予奪之實矣。古者修德有道之士。或沒下位。或終隱逸。鄉之人景仰愛慕。迹其品誼。奉以私謚。從之論者。從而許焉。此在野之清議。固有嚴朝廷之評隲尤嚴且當者。自以朋黨之嫌。懸為國禁。於是論定於上者。既不足示信於人。而里黨之間。復不得申其進退之義。此所以公道廢而好惡淆。好惡淆而人心風俗。遂至於不可問也。謚之所繫。豈淺鮮哉。而今達官之子孫。猶有以祖父之得謚為榮者。是可慨已。烏乎。其子孫知以祖父之得謚為榮也。其尚可為與。

答改葬問

有欲遷其親之塋者。若疑焉。問於余。余曰。改葬之由有二。一曰邀福。一曰避害。夫避害固以邀福。獨於改葬有不得不分者。為邀福之見者。不必出於避害。為避害之見者。不必出於邀福也。今子果何見乎。為避害而不出於邀福者。誠有水蟻之患。狐兎之搰。子孫見而恝置之。非人理也。故不幸而遇此。則有寢痛迫切。不敢一日安。亟圖所以避之者。此紫陽文公三葬其親。後人不得而議之也。若為邀福之見者。名不遂所欲。利不愜所求。貧者思富。而富益求富。賤者思貴。而貴益求貴。惑術士之言。恃勢力之厚。智取巧奪。以先塋為壟斷之途。等親骸於熸卜之具。朝南暮北。幾若舉棋。嗚

乎。親固何辜。其子孫剖析支解之如此其酷也。夫人子事親。至於葬。致情於親身者窮矣。其欲以吉壤安其骨肉。情之順而理之正。然得與不得若有定焉。一如養親者之菽不欲三牲五鼎也。勢有不得。菽水亦甘旨也。不得謂牲鼎之養為孝。菽水之養非孝也。是故為子之道。惟敬慎於卜兆之初。以求乎心之安。己心安。親之體未有不因之而安者矣。嗚乎。吾嘗怪世之信修煉與堪輿者比比也。使事修煉者能壽人。則彼不王喬必彭籛矣。工堪輿者能福人。則彼宜位公卿且猗頓矣。彼之夭且賤彰彰若是。而猶信而奉之。使其獘不止戕其身。而並以禍其親。是皆名利之陷溺為之也。可悲夫。

國學扶輪社印

强忠烈公遺畫贊　　顧復初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顧當忠烈公辦賊時。豈必稔知受禍之烈。與其功在於國之盛。夫而後毅然為之哉。賊不可不辦。地方之患不可自我啟。身為民牧。盡我之職與我之心而已。異日　國家論功行賞。推原首事。以為非公之力不至是。勸忠酬庸之典則然。計功利大小。成乎敗乎。而後措手足焉者。非純臣之用心也。向使公不治滑與治滑而亂不如是之甚。不幸嬰禍而死。死而其功不必著。名不必顯。吾固知公之必為也。何以知之。知之於公之論李忠愍公。曰。直心人不能委曲事人。必有是志。而後見諸言。故若公者。可以為守土者法矣。抑公縣令也。世人往往輕縣令。縣令亦往往自輕其官。不知職分有大小。治道無大小。縣令之官。其任與宰相等。何以知之。知之於　仁宗睿皇帝之諭大學士朱珪也。　睿皇帝曰。今年戊辰科。朕禱於天。願得人如師傅者。已而忠愍以救民死。而公以辦賊死。公死而諸將收枯朽之功。夫以　聖天子精誠禱天求才。所得不過縣令。縣令之重可知。且宰相佐天子治天下。與縣令分宰相之職治一鄉一邑。其道同也。而縣令為親民官。天下之亂必起於一鄉一邑。而後及於天下。故治天下。必自一鄉一邑始。得治天下之人。必自縣令始。縣令之治一鄉一邑。必自盡職盡心始。而盡職盡心。必自不委曲始。故若公

者。可以為守土者法矣。嗚呼。使為縣令而皆若公。天下安得亂。安得而不遠治哉。既衍斯旨。並系以讚曰。

惟　帝顧賢。惟　天佑　聖。挺生時哲。龍比暴橫。宦達畀隆。身殉道錫。嗚呼强公。剛毅篤敬。神珠夜朗。雄劍秋勁。樹光禮闈。應期赴聘。　帝謂得人。如我文正。彼蒼賚予。輔弼休運。銅章綰紐。玉斧據柄。孼芽禍萌。剪於未盛。一死覺衆。公謀應。　帝子監國。元戎超乘。神槍電掣。靈旗宵映。手摘飛彗。重光天鏡。舊物弗失。神器永定。公實功首。　皇言褒贈。非躬之哉。乃邦之慶。屹屹崇祠。禮官所營。爰及苗裔。優受寵陰。耀耀遺墨。觥觥至性。如竹有筠。如玉有瑩。我圖公心。邈焉靡罄。引分盡職。淵衷猶炳。纖塵獄集。餘波海刺。聆言若箴。尋義可儆。請琢芳烈。付之朦誦。凡百有位。敬天之命。

岳忠武文鈔序

唐祖价

岳忠武集一卷。見四庫全書目錄。余求之三四年不獲也。庚子夏。遇與王子佩蒐忠武詩文彙鈔之。各藏一本。名曰岳忠武文鈔。夫忠武將略頡頏淮陰。精誠後先諸葛。直與宋祚相關。徒沾沾文字閒。豈所以觀忠武與。然亦可傳也已。顧余嘗怪紛紜之論。或曰忠武之班師。未知權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焉可矣。或曰宜解兵以退。杜門不出。絕口不言世事。則檜可以釋之。或曰昧於進退之故。噫。是豈通論哉。不受命者細柳之校尉。所謂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是也。非天子召將還也。召之還。蓋所以奪之。奪之而不受命。是懷患之流也。叛也。叛以征叛。誰實與之。而謂利社稷必不能矣。若謂解兵柄。則嘗班師至鄂力請而不許矣。謂絕口不談世事。是欲忠武為韓世忠也。幸而忠武死後。人不盡世忠。猶至誓表稱臣偏安而已。使當日人人世忠。宋室山河。落誰之手。故必如大夫蠡留侯良。功業既成。乃可奉身以退耳。國難未靖。但私其一身一家可乎。謂昧於進退。抑又非也。忠武既抱絕人之智勇。豈不冀君心悔悟。思雪二聖之恥。復下乎金之詔。已亦倣郭令公不顧魚李忌讒。而埽靖中原。殄滅讐敵。何忍因檜俊而遽恝置朝廷乎。且夫上皇出。金人入。變亂之極而旦夕之勢也。排和議。主征戰。艱難之秋而存亡之判也。觀於斥檜之言曰。君臣大

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此其不畏彊禦。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也。至於還自郾城。而救濠州。而拜副樞密。而與張俊如楚州閱兵。則恢復自任之初心。尤大彰明較著。已而三字獄成。上意也。忠武得正以死。春秋之義也。夫何議與忠武之詩少於文。故先文而後詩。詩餘又後之。然未能無遺漏者。午夜焚香。整襟莊誦。爲之肅然改容。因具論所見者。以質之王子。

郭孝子釗傳

余姑之子郭釗。於余爲表兄。善化人也。余以其親黨師友之論稱孝子云。釗家貧窶。讀書刻苦。屢應童子試不利。母督課益急。母寢疾。釗侍左右。數月無倦容。疾革。刲左股肉血和藥進。而母已不能食。事在道光十二年正月。母沒而父且病。釗擗踊無節。晝夜悲哀。食不知味。衣不解帶。既葬其母。復席地父榻前。進饘粥。奉藥餌。暖嬰月餘。雙目大瘇。值令節。則又號泣塚上。以頭搶地。弟妹要之歸。乃歸。如是者以爲常。竟以毀致疾吐血。四年而卒。年二十有五。凡釗之親黨師友。僉曰孝子死矣。初釗持刀一盥一。登樓移時。袖而下。無識爲刲股者。明日倩鄰姑繼母附身衣裳。釗大號叩頭謝。鄰姑手扶觸釗處。痛仆於地。久之乃起。亦不知爲何。迨百日。沐浴滌濯。則袒服膏血如漆。釗口未合也。予至長沙。以嚴君命助釗讀書資。見釗布衣柴瘠。讀書倍刻苦。嘗

述母病狀。中夜絮泣達曙。予聞之益涕泗橫集。越五載戊戌。余視姑夫王臺。姑夫又縷敘釗狀。予聞之。益泫然流涕。或曰。禮毀瘠不形。割股愚孝。然數以卒者。見諸經傳。而廬墓割肝。亦往往表其里閭。載在史策。何論毀耶。蓋至情一往。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有過情無不及情也。余故於釗之刲股。信其親黨師友之稱為不誣也。釗除服之日。為文祭其母。並作古詩二章。哀婉可誦。余持歸橐。歸失於舟次。不能記憶。余媿釗地下多矣。

三賢侯傳

予問王廣文繼之。自乾隆至今百餘年。湘潭縣令更數十。令孰賢。曰。白布宋衛鶴村。父老稱白衛云。曰。噫其難也。曰。得董枚生而三。予乃詢事略。退而作三賢侯傳。

白侯諱璟。字希宋。奉天舉人。乾隆四十一年。授湘潭知縣。凡三年去。四十七年。復任逾年。別補令。侯偉岸。吏治嚴明。執法莫撓。坐堂上傳呼。聲如洪鐘。吏胥皆股慄。時或寬假辭色。卒莫敢作奸犯科者。故所禁必止。政聲日起。胡六冬瓜者。邑六都大奸人。黨數百。白晝衣輕策肥。夜則探丸劫掠。莫敢誰何。初以他訟廷見侯。侯銜之。一夕掠王某資。其赴愬。侯眦裂髮指。率縣役直入室。擒送大府。治如律。黨夥散。由是六都無賊者三十年。侯潔清自矢。絲粟不累民。民大感悅。而不知所報。先是。侯議增渡倉

門前。濟往來行李。會其母生辰。士民醵錢為壽。卻之。因造三艇。並築亭南岸。倣漢白公涇陽渠廛白傅錢唐隄。名曰白公渡。以志不忘。侯亦顏南岸之亭曰燕喜。從眾志也。

衛侯諱際可。號鶴村。河南濟源人。乾隆閒舉於鄉。嘉慶己未涖潭。性敏達而仁厚。聽訟先諭曲直。徐以情理開布。兩造悅服。往往自請息。故城市都安。時聚廳事前觀聽斷焉。禁一切博揜攘竊。風夜常獨游衢巷察之。數月閒。人人懼畏莫為非。良民道頌莠民亦安。所隱恨者奸胥耳。湘蓮充貢。素產衡陽。而派累於潭。每年陸地結廠。沿江設巡船收買。丁役藉勢滋擾。侯革除之。捐俸赴衡州辦解。後著為例。歲荒設法平糶前令李華瀛修萬樓未成。為蔵其事。任甫再及期。悍總督百齡。遂以事鐫級去之日。士民感泣。送赴省垣者數千人。而侯三四僮僕。敝篋數肩。視初涖任時。行李無少加。逾六年後。令吳哲。申報庫項積欠。侯應攤賠若干。大吏咨調侯來潭。人曰。吾慈父母也。吾慈父母也。忍其久滯斯土與。三日代償如數。贏二千金。侯還之。追送長沙舟次。仍還之。

葉侯諱擎鰲。字枚生。浙江麗水人。道光乙酉優貢生。癸巳冬涖潭。見習俗侈靡。思為撙節培養計。月課士論文。著戒訟八則。習儉一篇。傳示一邑。其接見紳士。辭氣溫和。

惟恐人不盡言。及干以非義。則正色不語。甲午。邑大水。沒良田千頃。而瀕江民舍叢毀。敝巨浸中。男婦倉猝莫避。蹲踞危樓。不得食。侯作餅糜餺飥。盛小舟從屋隙給發。旋設厰六所。極貧賑施。次貧賑糶。至漲退乃已。全活數千百人。童謠一葉扁舟來活佛。此其時也。乙未又大旱。於是農事艱難。盜賊充斥。侯親至民間。詢問疾苦。捕匪徒之擾民者。明年。教民種麥以益民食。會侯沒不果。死之日。誤指家人為保甲胥役。厲聲曰。其積賊宜亟除。其豪强宜亟治。不移時而侯死矣。侯罄家財之官。嘗出以育嬰設東塞港義渡。及大馬頭小渡船。用不足。典質空篋云。侯年僅四十二。子皆幼。極其元配暨從子二喪在潭。並侯喪而三。無資歸浙。縣民醵助之。發引之日。僚佐紳耆士女童叟。及菜傭販婦。手焚瓣香。咸來哭送。

論曰。自教之衰也。牧令咸利其胥吏鷹犬於百姓。百姓亦視牧令如蟊螣。當其前。適年或不屑道其姓字。甚且戟手詬誶加之。牧令乃呰其百姓為涼風薄俗。若三賢侯令潭。惟葉在十年內。白衛去今。一六十年。一四十年矣。而謳頌之。祝之。且議祠之如是。夫非循良難得。而遺愛在人者為不沒與。然則謂涼風薄俗者何如也。

書少廷尉張公逸事

公諱璨。字豈石。號湘門。湖南湘潭縣人。年四十七。舉於鄉。康熙五十九年。出知無錫

縣歷知河間府長蘆鹽運使加按察使銜內擢大理寺少卿前後在官凡七年故有七年盤帶溢吹竽之句如無錫如鄉過山埡風搖其輿下輿步山深處風如故左右落梧葉遽呼役兩人拘吳八來役問何事曰風故曰吳八安在曰我初來官詎知之往不獲杖汝役哂之訪一日不獲受杖三日不獲杖如前役置不訪日逐嬉觀劇偶晨過屠所一人叱屠者曰而割何不正讓我吳八割役駭聞拘之見於梧下訊曰汝吳八乎曰然拘何為曰汝罪發直供不汝刑吳八固曰無罪杖亦無供乃命伐梧吳狀驚愕不可強而伐之命再搖強亦不可乃命役掘五尺得女屍頸有傷而面如生吳八對屍戰慄於是且杖且供蓋鄰邑夫婦行乞吳八逐其夫強奸不從手扼之斃云事在十三年前梧為吳八手栽已拱矣葉左右落如八字故機觸而拘吳八吳八供實置之法守河間查獄一犯呼張公救我而曰其故秀才其官誣我以強奸斃命惟公救我初其官無子攜妾之任婦與女居城女日繡於後樓會官戚婚禮婦往賀秀才偕友人亦往賀且行且語過樓下女適唾落秀才帽役此不覺樓下有屠門一屠過適見之夜衣冠來門役詢問詭稱官表姪頃晤婦戚家故來此徑入女室則稱我秀才某日中過樓下小姐唾我帽其有意乎言已解衣強姤女怒且羞呼婢役逐之出投繯死官憤告秀才秀才稱冤守令無能得犯告秀才獄中有年矣公故疑乃

索得女之媪。細詰強暴狀。婢曰。鐙光中貌鬚髯。但身軀修短不同。然猶記解衣時。胸露黑毛一團。公驗秀才無之。於是信秀才誣。思所以得強暴而脫秀才。一日示稱地方多盜。蓋厲鬼出世。城隍之役縱之也。某日訊城隍之役。士民莫不啞然。夏五月。果訊於廳事。觀者擁塞。大譁奇。公曰。人無譁。移後院訊。可容萬人。然由廳事至院。必數過曲室。室中預伏兵役。而女之婢在焉。令願觀者男入女否。入室則令各袒徐行以驗。驗八百人。得胸有黑毛者居人也。先是示凡三易。距訊之日久。絕不言秀才事。而來觀者初不意為是。故屠人亦來。既得屠人。出秀才於獄。一日坐堂上決事。忽四役拘兩人至。曰盜也。公注視良久。怒而杖役曰。若良民。曷誣為盜。兩人亦叩頭頌青天青天。遂賞酒食去。夜分。進所杖之役曰。日中所拘果盜。然小卒也。拘小卒。大盜必去為鄰境害。縱之。若必謂我不識盜也。杖爾。則謂我無意於盜也。乃今而後可得盜矣。盜每夜飲。乘興劫掠。我給汝資坐肆偏處飲。有盜入肆。報我。越夜役飲。果十數大漢偕昨所拘者入。酌酒相慶曰。久聞本府名。故不如某官也。俄又有入者。或數人羣。或十數人羣。約六七十矣。役既報。公會營弁圍肆。盜譁起。將出走也。兵役畏盜無敢入。公乃當先入。入於門。値門一刀下。公乃舉手拉持刀者腕。而刀與人齊外。地役前縛之。羣盜赤手又見縛。持刀者皆戰慄就捦。於是河閒無盜。在大理寺。某王重其才。然

以事與王牴牾。不少屈。同僚病之。嘗入白事。王辭以病。因求見。閽者不可。大叱之。卒白事於寢。久之。世宗是諭曰。汝有才而無量。公頓首謝。後歸建學壹齋。公多讀古人書。熟經國濟時之略。魯亮儕觀察之裕出其門下。余以邑人鮮知其遺事。謹掇所聞書之。而見於縣志及他書者不贅。

均農

凌堃

令之不行。禁之不止。不可以為國。令行唯人。不行唯人。政聖賢。奉而游政賢知荷而走。長賢知。屬趨屬馳彊自遂。長弗若。屬弗救矣。弗救。甚不行也。雖有亡國。典不盡除。雖有覆宗。老不盡斥。故聖王揖民之貲。相更相師。官之就材也。民之就利也。魚鼈之就淵也。鳥獸之就林也。性也。務給各求。務從各欲。霸王之藉也。均畝分。禁豪執。均壤賦。禁畸輕。均蓄洩。禁絕遏。三均三禁。農為之歸。夫農聚萬利。詳農知政本。故逾重而久無害者。莫農若矣。三均令行。國本始建。均畝先廣地。地廣多荒。荒必輕賦。賦輕則農不盡力而田價賤。賤則官取其額之泰者。而償所得之價。其中下者。百頃質黃金百鎰。下中半之。下下則又半之。募善農而無田者田之。相可引泉之區。因高下溝之澮之以達於川。其不可引者。則方里而穿井。瀦窪疏濬。深仞廣半。長竟回折不絕積歲成渠。非亢旱不涸。凡澮渠井。皆植以所宜木。以蔭憩焉。天下之賦重者。畝米斗有八升。又納銀二錢四分。中歲米平。所納米當銀四錢六分。計豐歲畝入不過三石。輕者止銀二毫或二釐。則三十頃而當一畝之重。不均孰甚也。宙有不均而均者乎。聖人治天下。曰均曰平。古揚州之半。而供四海之全。國用之足奚自焉。故畝分不均。自均壤賦始。壤賦不均。自均蓄洩始。蓄洩不均。司水利者泂其職矣。

貴因

其公撫浙。躬儉示人。途見圬者婦衣采簪花。呼役擁之去。圬者故新娶也。探輮三日不獲。耗。乃棄廬捐具。得廿金。納中軍以請。公曰。忘之矣。引婦於庭。呼夫人出。則垢敝曳薪。從竈觚來。曰。夫人也。如是。而叢圬者而過之。戒哉。飯脫粟遺歸。歸無家矣。乃自經死。程撫軍在浙。餘杭之竹壁引火也。災輒千百戶。乃為土坯數方。置轅外。懸書令以坯易竹。役洶洶按戶索金。而竹壁如初。江其守湖州。令既昏毋得篝鐙。且夜巡門隙之有光者。刖兩繫廡生以返。生蓋朝市而夜讀者也。以聞上官。乃調江。凌子曰。譽民者吾更不知何如。是固皆德民者也。程初令嶺南。稱循吏。按察山東時。居者行者頌德政。多可喜慄。以土易竹。昔之人嘗籌之。公乃行不以漸。又不付牧令紳士。而亟亟吏緣為姦。惜哉。孔子論美政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撫以儉擢民。意豈不美。顧欲揭同衆為人人厲。甚難悉也。江故不學無識爾。自古公卿大臣。為上廣教化。革敝俗。夫豈旦夕致哉。因而勿弛。革而勿張。俊俊下逮。萬物由庚。斯語也。吾嘗為程撫嶺南山左集跋後。而未視也。程去浙數年。並前之聚而詬公者。知亦少少自咎矣

送葉雨垞令寶應序

秦漢郡縣天下。以令長易古諸侯。而其所以課之者。愈降而益周。所以睢之者。亦愈降而益薄。人見其薄而未嘗不睹也。則以為課之也猶疏。天下士亦幸其疏之可乘也。而訢訢然樂赴之。蓋大臣知其疏。不敢明告於天子。天子知其疏。不忍明告於羣臣百姓。不忍與不敢之心并。而民之受困於令長者夥矣。民怨令長甚。則天子大臣。又將惡其操術之不工而譴斥之。且明言其不能父母斯民之故。以布告天下。天下於是皆知德天子大臣。而叢怨於為令長者日益甚。令長之困既然矣。乃史傳所著稱循吏。如古諸侯之有功德於民者。又代不乏人。何與。豈長官屢賀其廳之需。捐款攤賠之項。僚幕修饌之費。與所為饋送差徭。幫貼上紳。交際內外者。固盡給於詔辦之中。而無待外求耶。抑別有所取。而不至重累其民耶。否則陰計其所入。以及所出。仰事俯育外。尚不足以畜童僕。又何他之能贍。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後世之課令長者。率以聖人之效相期。噫。何天生聖人之多也。余足跡自南而東而北而西。求閭巷歌誦。如前代史傳所著稱。或千里而一見。或千里而不一見。獨令長乎哉。嘉興陸清獻之宰嘉定靈壽也。樂聖人之道。行聖人之行。然當時長官之課之也。以為守絕一塵。才非四德。德有餘而才不足。部議降調矣。後又以盜案罣誤。部議革職矣。魏敏果疏稱令之有司。惟守與德為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

即留之以長養百姓云云。然則所謂課之益周。舍聖人之守與德。而別求所以三年有成者。吾不知其所成若何而可。儻視今之生民。大反乎古。則今之治民者。亦當大反乎聖人之道。而聖人之經。何為至今而獨存。且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又不盡反乎聖人之經也。葉甬垞先生。清獻之同郡人也。好古能文章。前由庶常出宰江西新喻。邑之士民。胥戴之。余常悲今之令長。不學而仕。仕而挾術過工。以困其民。每觀古良吏一傳。又未嘗不歎其學之優而後行之裕也。先生則固優於學矣。且聞於清獻之所以自聽。及當時之所以課清獻者。思之熟矣。今為縣於寶應。其上官皆一時賢公卿之選。使一推愛新喻士民之心以仕。清獻之德與守。有不可幾及者哉。先生之將行也。一時之士大夫。咸以不次遷擢。勿久濡滯。為先生頌。余獨為寶應之士民祝久於其任。以觀德化之成。而不必屑屑於秩之高卑。祿之厚薄也。蓋令長最近於民。而可為天下教化之權。胥本乎是。士苟不欲大反乎聖人。則亦樂行其道而已。先生行矣。余將書所聞於寶應之士民者。以為天下之為令長勸。俾勿惑於課之之周。聽之之薄也。

送張小軒督學安徽序

道光三年。歲在鶉火。室陽以辟從王之候。太常卿張小軒先生奉 命視學安徽。將

行。同郡某再拜而送之。且言曰。自漢至隋。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惟進士明經常行。至荊公改取士之法。進士獨存。而明經亦廢。明太祖始定文武科取士之令曰。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戊辰親策試舉人。賜進士九十七人。立石題名。始著為令。而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易世而後。亦駸駸濫矣。論者遂謂帖括之學。閒隘而不闊。延移而無具。而主鄉會試者。又索之冥冥之中。其人之邪正。并其素所儲蓄。不可得知。其可得知者。惟督學使者而已。然魏敏果公以為文運不昌。病在有情面而無文章。有文章而無德行。拂天下大公之望。抑孔門首重之科。請託公行。廉恥道喪。俾人才所從出之地。既無真秀才。安得有真舉人真進士耶。此公第為不肖者言之耳。不肖者任之。知亦弊。不知亦弊也。今先生之學問文章。與性情之廉潔。才識之詳明。受知於　當宁夙矣。蓋天下有廉潔而無才識。具才識而愧學問文章者。鮮克從容斯任。先生則從容任之。濟濟者從而折衷之。吾知閒隘延移之習。一洗而為通經致用之才。自後之登進士榜者。得賢公輔若而人。必盡出自先生門下也。夫各直省非乏材也。經傳子史根柢之學。又非功令所禁也。其由縣州達府。由府達院者

非濫入去庚徽歙之輩也。其覆核至再至三。及儒師之月課而歲計者。又非止於場屋課試之數也。且優者必有賞。劣者必有罰。孝弟節烈之可表者必有旌。將貢於朝廷之上。太學之中者。必先自學臣拔之。將付索於冥冥不可得知之所者。必先自學臣決之。然則先王觀風設教之權。於是乎寄。漢之所謂孝弟賢良孝廉茂才明經射策特舉辟召童子補試諸科。唐之所謂生徒鄉貢賢良方正俊士博學秀才明字諸科。於是乎該。誠得如先生之性情才識學問文章。丕克振庠。嘉與諸令守學官約凡德行著稱無間言。抗今汲古。不求虛聲。及奇材異等。專門名家有裨實用者。署其真丹之於策。或薦之督撫。或旌其里閭。或獎以文章。其或有所論譔。由各屬得以上聞。所至加以訪察。申明條教。行檢不飭則糾之。浮誕不經則責之。荒隋不習勸懲不恥則黜之。更於發落時別白其尤者。示勸懲以勵其餘。試竣。延其人品學問如前所云者。優禮而拂拭之。從容論述。各盡其所欲言。并分驗其所心得而後止。使人人道可傳。惑可解。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得之於心。徵之於事。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如是而經術不明。人心不正。治化不行者。未之有也。不數年後。天下當不復謂進士浮薄。不通經史。若楊綰所云者矣。況宰輔大器。半出大江南北。今日所取。異日將藉以取人。師師相承。賢賢相繼。先生之流澤遠矣。則今之所以拳拳

嚮往者。更不僅於漢唐得人之盛已也。若夫不撓於勢。不溺於情。不惑於利。讀書自好者優為之。又庸敢喋喋於先生左右哉。

勸葬說

古者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皆有定期。俗信堪輿之說。既擇山水形勢。又論年月日時。展轉遷延。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可不令人深歎愍耶。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者。猶有仁者見而殣之也。禮未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使未歸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孝子慈孫。重先人遺體。求其不為蟲蟻所蝕。風水所侵。耕犂所及。他日不為道路溝池足矣。若論吉凶禍福。則地道承天。天道福善。欲為祖宗墳墓計久遠者。惟務積德以自結於天。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特其次也。德不修而責效於先人之遺骨。適足以取譴於造物。顧何益哉。又有兄弟愈多。牽掣愈甚者。不知此是自家培植本原之道。身外之財。可去可來。人生大事。衹此一節。力能獨辦。何不引為己任。抑或拘於分房之說。致疑風水偏向。難於擇地定期。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多一日暴露矣。又況事會無常。卒難預料。一遇利名牽涉。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焚溺。痛何可言。厝於野者。

猶不可久。久則雨水侵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腐矣。為人子者。能弗痛心。夫葬之厚薄不一。總期隨力隨分。速謀舉殯。生死咸安。既葬之後。當時加省視。春秋祭掃毋等虛文。至鄉僻貧家。罔知例禁。相沿火葬。深可痛駭。蓋子惟愛親尸骸。所以斂而藏之。若先將薪火炙節燒筋。碎首分骨。化為灰燼。於人且慘。何況我親。仁人君子。所當屢諭而力止之。入土為安。寧可諉於力不及此乎。

梅隱詞序

鍾顯震

文有韻曰詩詩餘曰詞以善詩者詞無弗工猶能文則必工詩也然體製各别古鮮兼長求兼長於古人吾得東坡焉文詩詞書畫皆足名家為李杜韓柳歐陽所不及論者猶謂其詞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他人可知魏勺庭曰人積攻苦之力文與詩皆足窺作者堂奧詞則才情苟弗善雖學之而難工故古今擅場者不多見南昌萬君叔陶優於詩者也余既題辭簡末歎服其絕工及讀其梅隱詞纏綿幽豔如綠窗季女喁喁愁歎情致一往而深足與詩相為勝何叔陶之有兼長歟間嘗論之詩備三體而婉而善入獨歸之風世常稱詩人為風人叔陶詩溫厚悱惻深得風人旨詩餘之工也固宜余不能詞詩幼所篤嗜忘棄久舊作皆隨手散佚妄意學古文而豪髮未始有得秋深裡冷握筆敘梅隱詞不覺背汗之霑衣也

稻香樓記

稻無時不香者也爇檀於鑪檀燼而香歇蒔花於庭花落而香消惟稻不然朝夕間一酒一食皆稻之菁華浮浮焉生於中達於外溢於口鼻而沁於肺腑者無往非稻即無往非香也楚南為古荆州穀宜稻魏文帝言長沙有好米新杭稻出斜風吹之五里聞香其來舊矣熙人樓於其廬之右為讀書地樓之外稻田彌望五六月間良

苗懷新。甘露在野。金穰玉穗。莫不含芬吐馥於窗櫺几案之旁。與樓中人妙氣喜神交相長養。節稼收。野闊。而耕夫田父。雨笠煙簑。犁者。鋤者。桔槔者。篝車而擔荷者。妝點平疇。歌聲互答。登樓從倚。目覽耳收。皆有自得之趣。卷軸之暇。具杯酒盤飧其中。而嘉穀餘香。又浮浮焉從座間起矣。況旱稼方登。稻孫重碧。采元章無為州城所見青青者固猶未艾哉。樂哉斯樓。其與爇檀蒔花者。所得為孰多也。

業師黃心泉先生傳

先生諱賢霖。號心泉。長沙人。長沙。湖南首邑。夙稱文藪。而詞壇老宿。翕然推先生最。無異辭。先生姿稟卓絕。幼讀書。異常童。比長。不屑屑為俗學。褚公筠心視學吾楚。名知文。以第一拔入縣校。期許甚至。先生愈奮。負笈嶽麓。凡六易寒暑。窮年手一編不置。掌教曠公岣嶁周公桐圃皆深契之。為文悠淡經營。鏤心劌目。守先正法程。而能自出機杼。乾隆癸卯登賢書。名益振。而限於命。四試禮部不售。先生亦淡於榮祿。惟出所學以友教四方。歷游湘陰衡山桂陽臨武粵西之太平南寧。足跡所至。執經受業。悉一時知名士。得指授者先後騰達。取科第難僕指數。而蘄水陳沆且獲大魁。嘉慶丁丑選縣令。先生曰風塵碌碌。恐失吾本來。改校官可也。籤缺得零陵。七年告歸。又十年而終。為道光甲午。壽八十二。初零陵人聞先生至則大喜。遠近學者爭趨附

齋廡為隘。會稽宗稷辰時主苓香書院講席。亦投贄為弟子。蓋人師難得。而先生道德文章。有以傾服之也。學有士與縣吏爭。吏倚令勢陵士。令庇吏將不直士。先生以理折之。令漸悟。士卒得直。零陵人至今稱之。歸復講學湘陰。歸然靈光。而神明不少衰替。課生徒執外。求書文者日坌集。皆隨手應付。雖嚴寒大暑。未嘗辭勞。暇更為詩歌自娛。有松月山房詩行世。先生為人。潔清自愛。方正有守。言動必依於禮。性嗜書。嘗節清俸購書數千卷。倩寫生手作擁書圖照。士林題詠傳為佳話。李石梧宮保賦五古一章有云。未與執贄列。調飢積心曲。嗛其不隸門下也。去永數年。永人士不遠千里。常造廬請謁。咸豐乙卯。先生鄉人有司永鐸者。諸生猶殷勤通書訊。存問其家世。當是時。先生沒久。去永已三十年矣。其教澤入人之深有如此。

方孺人家傳　丁桂

孺人姓方氏。震澤吳漊人。予族人丁毓奇之配也。毓奇字中衡。世居烏程之湯漊。其先以居積起家。至中衡而業落。中衡為人長者。佐其戚賈於外。所得資不足給饔飧。孺人以紡績佐之。姑嚴氏。性善怒。意稍拂。輒詬誶無已時。孺人曲意承順。無幾微慽色。姑嘗思肉食。孺人縱無所得資。必百計備之。以悅其意。孺人嘗不侍姑食。姑疑其私食珍物也。竊窺之。則見其隱竈後食。姑愈益疑。就視之。孺人急以袖掩其器。而匿於肘後。姑因偪視之。則所食者。乃野蔬而飯粒希有也。姑曰。汝奚為食此。對曰。恐缺姑飯耳。姑曰。汝其堪此耶。對曰。姑春秋高。不能時時得肉食。飯何可缺。婦年壯。食此亦足以飽。向所以不侍姑食者。恐傷姑心耳。姑於是手孺人而泣曰。嗟乎。吾今而知吾婦之賢。吾向者幾失吾婦。而今而後。必與吾同飯。否則吾甯不食。於是姑數稱孺人。而孺人之孝。乃大聞。姑卒。未幾。中衡亦歿。子武安。孺人撫之成立。武安能力作以養孺人。孺人心稍慰。乃未幾而武安與其妻復相繼沒。於是孺人復撫其孫。雖克見其成。然而晚節亦彌瘁矣。孺人卒於道光七年。得年八十有二。孫有年。後孺人三年亦歿。竟無後。

論曰。孺人稱未亡人時。年已長。不得與旌門之例。然其人則置之古列女傳中無愧

色也。夫自紀事者，好言奇節，而寒宗下里，有貞操懿行，足為閨範者，嘗不及書，豈古人傳列女意耶。列女傳者，列天下之賢女而傳之也。賢如孺人，可不傳歟。中衡為子曾祖行。其居湯溇也，自其曾祖諱天錫者始，實我六世祖俊公府君同父兄也。傳五子七孫。當時門戶，非不盛也。今則不能各有其後矣。故有年之卒，無可為之繼嗣者。嗚呼。以孺人之賢而不祀，倘所謂善人必有後，是耶非耶。予於是不能不致慨於吾族之衰也。

姚節婦傳

節婦姓尚氏，蘇州人。賦性質樸，寡言笑。烏程監生姚泰交無子，納節婦為側室。敝衣粗食，苦作常至夜分。女君褚氏御之甚嚴厲，時或非意督責之，節婦順受無怨色。後泰交病瘋，醫藥罔效。節婦夜禱於庭，願減己壽，愈泰交疾。而疾終不愈，遷延二年遂卒。時節婦年二十八，所生子僅五歲。褚氏撫之而泣。節婦曰，所不與女君同育孺子，使有成立，明神殛之。於是勤劬備至，而所以事褚氏者尤加謹。凡飲食衣履，及親戚餽贈，非褚氏命不敢主。於是褚氏始念節婦善視之。及子長能持家，節婦可晚景自娛，而操勞如故。或勸以拜佛祈福，則對曰，婦女不出閨門，禮也。能盡婦道，即是修行，奚拜佛為。其卓識如此。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年五十有八。子書鏞，監生。

國學扶輪社印

論曰。婦女守節。庸行也。而或粉飾之以為美觀。將以是求不朽。而不知其速朽孰甚焉。若姚節婦者。雖無奇異之操。要其所處為極難耳。詩江有沱序。以為美媵之作。節婦之勤而無怨。戚悟其嫡。其有古人風歟。執節不渝。保艾爾後。有自來已。泰交族子諸生蒋將為節婦請旌。而為述畧示予。乞為傳。予為刪次之如此。

書節婦潘氏事

節婦姓潘氏。烏程樓下農家女。同縣丁家漾丁大奎之妻也。翁介眉。姑方氏。節婦年十歲。來為養媳。迨長與大奎婚。二十八歲而大奎歿。特節婦生子鳴鶴未百日。大奎家世賃田而耕。歿後以田歸其主。遂無所得食。或勸其改嫁。則噭然哭且罵曰。汝何不識羞恥。而以是言汙我耳。我何人。肯以一婦人嫁兩夫乎。我不能忍餓。我不難一死。所以不死者。以此一塊肉耳。設不幸子不育。我惟有從夫地下耳。我何人。肯以一婦人嫁兩夫乎。於是勸者知其不可奪。遂不復言。然終無所得食。則日抱其子行乞鄉閭。夜則為人紡績。或雨雪不能出門。預留飯食其子。而己則忍餓。如是數十年。後子稍長。能為人傭耕。漸可得食。節婦乃不復乞。然其子生長困餒之中。力弱不能耕五畝。終歲勤作。僅供母子饘粥。以故鳴鶴終不能娶婦。節婦常以此為憾。於道光十一年卒。年六十有九。節婦性戇。又好言人短。故不與人諧。獨言其節。則未有不服之

者。嗟乎。節婦之節苦矣。世之循例守貞者。非果有奇特之行也。徒以後人力足致旌揚。一時文人學士。爲之鋪張揚厲。雖古列女不啻焉。節婦以農家婦。身後幾泯泯無聞。于是以歎天下之苦節。以微賤故而湮沒不彰如節婦者。豈少也哉。

張忠獻公論

周眖祥

忠獻張魏公浚。鑑書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朱晦菴謂士大夫倡為和議。獨魏公欲正人心。扶持人紀。其功盛哉。呂氏中謂浚有社稷大功五。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豈可以一眚而掩大德。陳四明謂浚有大志。親見二帝北行。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時論其忠大類諸葛亮。吁論魏公者。可以知其概矣。乃自揭傒斯。謂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邱文莊以傒斯歸罪於浚。或者不以為非。張時泰以秦檜榜罪朝堂。浚復薦用事。遂謂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君子斷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後秦檜。庶得其當。李空同以孝宗倚魏公如長城。亦謂其陷李綱忌岳飛。使二子掣肘。不能匡扶宗祧。遂致二聖幽居於沙漠。羣黎塗炭於燕雲。誠有愧於長城之寄。宋史以浚三為將而三敗績。遂譏其量狹不能下士。智闇不能知人。如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噫嘻。此皆過情之論。使魏公含冤千古而終莫能白。卒無一人論及之者。抑又何哉。嘗考徽宗朝。綱已官居侍郎。陳書剴切。至欽宗靖康時。或守東京。或為尚書。或使宣撫。綱早勳爛

史冊。乃一罷於李邦彥。再罷於耿南仲。魏公固無與耳。至金人議立異姓。公始為太常寺簿。高宗建炎初。召綱拜右相。朱文公謂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此時也。而高宗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使綱所論諫留中不報。綱自再疏求去。邱瓊山謂茲何時而綱欲去。是非人臣委身事君之義。尚不知綱者也。當其時。汪黃競聞。既梗南陽之議。復沮經制之薦。綱固曰。吾盡事君之道。而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惜也。是綱固決於進退。有合乎諫不聽則去之義。時魏公為潛善客。又綱殺宋齊愈。乃公所厚。公故職侍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汪黃復力排綱。遂罷提舉洞霄宮。胡新安謂汪黃不足責。魏公深可惜。吾謂公第不當以罪劾罷。不然。則全綱進退之節者公也。是冬竄綱於鄂州。復安置提舉軍於萬安軍。後高宗至杭赦死罪。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至富平之敗。論者咎公之輕師失律。蓋拒王彥之謀。不從劉子羽吳玠郭浩之言。復斬趙哲以散諸路之兵。致平生興復之志。不克少伸。公固不能逭其責。時綱久已罪錮。安得謂公忌而不用。迨紹興中。以李綱為湖廣宣慰使。甫十月。上言有恢復中原之漸。呂頤浩言綱縱恣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嗚呼。綱終身為羣小所沮。始尼於李耿中困於汪黃。終斥於頤浩。皆彰彰在人耳目。後以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

鑑稱張浚薦其忠貞李忠定之忠義功烈稱當代之大賢者皆公有以成之也而猶謂抑之陷之忌之哉若曲端者當公治兵興元以圖中原周靜軒謂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有生意其與書漢丞相亮率諸軍屯漢中同意初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公以百口保之且以與敵屢角欲仗威聲承制築壇拜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則端之於公當死生患難以之矣胡為金婁室攻陝州李彥仙求兵於公公檄端兵援之端素疾仙不奉命致彥仙力盡城陷投河死嗚呼是役也彥仙以孤城拒賊告急求援端詭託不行遂使仙城破身亡民遭屠戮袁了凡謂仙之抗節矢忠撫愧巡遠端非賀蘭進明乎殺仙者端也使魏公軍令行焉端復奚辭況端性剛愎既逐王庶奪其印又欲并王𤫙軍朝廷復疑欲反公使張彬察之端為按兵據險之謀公不聽猶積前疑竄於萬安軍自公敗富平思其言召還稍復其官從閬州將復用之及書曲端謀反於憾端之吳玠斥作詩題柱於閒端之王庶復值提點刑獄於鞭背深憾之康隨端亦自知其死矣於是糊口脅之火乾渴飲之酒而端之死決矣時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憾有叛去者尹起莘謂公前以讒間而貶端此以讒間而殺端抑可謂之公議乎常熟丁奉謂端之死論者固皆罪公然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公殺之雖冤蓋

亦自取。了凡謂曲端王庶之不相容。亦楊儀魏延近耶。乃延之暴當孔明而戮。端之勇邁魏公而横。儀不得用間以害延。而庶乃得工讒以殺端。此魏公之不逮孔明也。然此皆謂端為公殺。當時深究之。不知端既可殺。戰敗偏將之叔。假至親以立法。公胡不可殺抗兵敗國之端。徇諸軍以立威。吾謂曲壯閔固可殺。當殺於川陝違令之時。不當殺於閬州復用之時。且端之死。端自殺之。非公殺之也。至秦檜自建炎末。金人縱還。宋史斷非逃歸。惟高宗開心撫納。以為得一佳士。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姦臣得還。為戎虜內應者。洵不誣也。迨罷榜朝堂。示不復用。識者謂中興之幸。時公以建康為中興根本。請幸之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有南寇之志。趙鼎建議幸平江。故以檜為行營留守。蓋亦為遷就權變計。公固不應薦。投醴泉觀使。倘高宗以榜墨未乾君信難失。公其敢要君而強薦乎。厥後酈瓊叛。呂祉死。公因引咎力求去。高宗問誰可代卿。且曰秦檜何如。公謂近與共事。方知其闇。乃薦趙鼎代之。時秦謂公勇於自貴。昔薦檜而今排之。尚得謂公引之哉。其秦醜繆之殺岳武穆也。肇衅於不附和金之議。成隙於定謀收地之疏。尤忌於指縱姦賊之蹤。及矯詔班師。河南遂陷。論者謂鄂王不能行權。復又與張俊同如楚州閱軍。於是而張俊之忌深。於是而秦檜之怨盛。於是而兀朮之書至。於是而万俟卨何鑄羅汝楫之交章并劾。於是而王俊之訐

誅密出。於是而淮西逗遛之臺章指誣。遂致一門被掠。幾無噍類。雖有何鑄白之。鮮仁卿等言之。士㒟保之。韓蘄王詰之。而三字獄成。十年功廢。吾謂殺鄂王父子者。高宗秦檜張俊万俟卨為之首。羅汝楫王俊為之從。而謂公引檜殺之。有是理乎。況公之於鄂王也。於楊么之平。則曰岳侯神算。於蔡州之復。則曰指畫甚大。時而屯荊襄。時而屯鄂州。時而屯襄陽。命王以圖中原。曰此君素志也。王扶母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蓋高宗以中興之事委王。遂圖大舉。會檜主和議。召王詣公議事。王以王德酈瓊不相下。呂尚書不習軍旅。張俊楊沂中難御此軍。遂與公忤。即上章解兵終母喪服。廬於墓側。公固謂岳侯忠孝人。則遂其終喪之願者。固成王之孝也。第秦王積慮併兵。秦檜求去。意在要君。則公怒遏矣。不旋踵累詔趣起。趣朝復職。非聽其終喪不留。及淮西之師。酈瓊之叛。公悔不用王言以致失策。吾意其事。秦檜主之。高宗定之。以公都督軍事。咸以措置失當罪公。謂王在營而公惡之可乎。虞允文采石之戰。以敗卒數百破虜十萬衆。劉太尉謂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及史浩參知政事。允文屬周德恭謂史浩沮恢復之計。允文上恢復之圖。二人之忠邪可見。孝宗嗣位。史浩相。公欲遣將伐虜。浩沮之。公尚不得為浩用。幸公銳意用兵。李顯忠復靈璧。邵宏淵復虹縣。顯忠又復宿州。孝宗勞公謂十年

來無此克捷公以李邵全勝之師應敵未爲過舉而將不和致大潰符離論者謂李邵不相能公不能禁士卒憤怨遂潰而歸不得不罪在都督意謂遠隔川陝之允文公不能舉賢以自亂無論鞭長莫及而勝負為兵家之常就令允文近參督府統率全軍而以戰士不犒之顯忠排兵不出之宏淵違制軍令又無統制時俊輩死戰中流得保其不敗乎且夫國家之待賢也賞罰兼行功過并録公自會師勤王討平劉苗高宗解玉帶賜之而川陝京湖之寵任可謂君臣之間兩無所歉矣嗣是酈瓊可誅劉子羽可參謀趙開可轉運楊沂中可統制吳玠可將金虜可卻全蜀江淮可安公非無志於興復也故辛炳常同之劾不敢喻樗趙鼎之薦而留師鎮江視師潭州撫師淮上使御駕一再臨江士氣百倍者何莫非公舉措之功耶殊意永州安置而後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金人至必問公安在乃爲秦檜万俟卨湯思退諸姦重貶竄抑莫伸至陳俊卿上疏乃詔復官判建康公則冒險赴君父之急惟盡其忠誠而生死得喪非所計也故衛士見公無不以手加額蓋公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引以為重於是措置兩淮孝宗立召入朝以為宣撫封魏國公至謂久聞公名朝廷所恃惟公則受知孝宗可謂深矣雖史浩見沮無成功幸孝宗倚公不容浮言搖奪至宿遷師還公乞骸骨決不許對近臣必呼魏公而不名故隆興一

二年間。周靜軒謂公銳志殄虜。可貫金石。至今以爲凜凜。得非忠義素著乎。綱目書分道伐金。書大敗金人。書金師退。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邊。至此未與一交兵。自屈而去。惟公令德所致。魏公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臣矣。亾何湯思退讒尹穡論罷。雖陳良翰周操。言公忠勤。人望所屬。終莫能挽。觀去朝上疏。猶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聞者聳然。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謂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衡山麓足矣。嗚呼。公始終不主和議。死猶眷眷不忘恢復。固有宋之忠臣矣。謚以忠獻不愧也。論史者第訾其過而諱其功。且以南渡不復歸罪於公。豈定論哉。豈定論哉。伏讀山左邵星巖所輯　國朝崇祀盛典。歷代帝王廟兩廡從祀功臣三十六人。內有張浚潘美。皆明太祖所定。順治十七年六月。御史顧如華奏宋臣潘美。雖平南漢有功。然斜谷之敗。不能制護軍王侁擅離陳家谷口。致楊業父子無援而死。宋之不能復征契丹者以此。又張浚三命爲將。一敗於富平。關陝淪亾。再敗於淮西。酈瓊叛命。三敗於符離。而中原不可復振。且劾李綱殺曲端與岳飛議不合。奏飛欲專兵權。此二臣者。宜罷從祀。從之。吁。潘美之擅權敗國。其削祀也宜。若論魏公。不過襲史斷及掇文安之言。而絕其禋祀。除其神位。是可慨也已。然魏公之祀典雖懸。魏公之沉冤須白。予特表而論之。

武岡雲山題壁詩序

羅萱

戊午四月二十八日。偕彌之保之蔡杏城攜閏生少洪並巒遊雲山。山在州南三十里。有七十一峯。道書以為第六十九福地。峯巒巖洞。奇勝不一。自麓至巔。盤回石磴幾二十里。夜宿蓮峯寺。雨聲泉響。風葉淒涼。五客聚談樓上。清寒徹骨。竟不成寐。枕上口占一絕。起書壁上。

墳上土四章章四句序

自宜章下瀧水味腥澀。腸腹塊塞。蓋瘴癘蒸溽。胃不相習耳。曾記童時家大人北上。先大父為手和泥丸數十顆。置行縢中。詫為老人戲也。久之知為遠行不習水土之用。余別家前一日。埽先妣宜人墓。偶掬墳上土。歸而和水為丸。攜之舟中。試一煎服。塊逆若失。感而作此。

與鄧彌之昆仲書

彌之仁兄昆仲足下。去歲會垣小住。屢辱過從。握手故歡。疇言新好。違廬歸臥。思不去心。適復先枉瑤翰。注存款摯。緘乍開而喜溢。讀未竟而悲生。往復纏綿。情餘於紙。輒擬即賈鄙忱。要於永好。而麼思涸集。吮墨中止。嗟乎寫聲豪翰。尚爾艱澀。疏拙之性。槩可知已。新秋逐隊重來。至圖良晤。灑積鬱之悃。釋久稽之咎。輕颿甫卸。淫雨洪

旬。潭潭府居。未便笠屐。何期泥濘。復謝軒車。既疏爾室。反履我闥。相視內赧。不熱而汗。促卻半頃。茶鼓簿暝。旋以同儔牽率。歸櫂告促。於時苦霧屯岸。繁霖接天。懸緒之雨千緣。刮愁之風一片。棹壓魚鼇。柁蟠蛟螭。波濤駛奔。檣櫓震盪。曾城迴望。迴隔雲霄矣。嗣是杜迹山樊。塗塞耳目。沈吟未已。白露為霜。蒹葭一方。隰荷萬禍。緬惟足下昆季。儁邁時髦。研精篆籀。殫蒙賞溢。噴墨磨流。無肩不隨。有唱必和。曾覽篇什。敦厚其旨。略窺管斑。未能測其所至。然威鳳一羽。足驗五德。要裒一領。可知絕羣。而來教眷御。亦復賞其語言。是猶身衣蓑衰。反取裋褐之溫。鼎列奇珍。不遺山肴之味。乎僕齒邁二旬。曾無一得。徒以師友期許。勝流漸漬。遂乃畫虎不類。微蟲學雕。自顧每以靦然同志。輒為假借。不圖昆季之復爾也。自維經濟豈解匡時。文章詎能報　國。增火無燐。散材失繩。是以未登廊廟。而山林志堅。未拯溺饑。而煙霞疾痼。寒蟲蟄藏。勁翮鵲起。可同日語乎。獻歲發祥之後。正採風浹止之時。賢昆季拔萃茅茹。聯芳桑梓。何快如之。然後獻策　天廷。展抒夙抱。德業聞望。無後古人。它日懸車既遂。初服不忘。蟋鶴同卜煙蘿。裝附王舟。求過蔣徑。有深顧焉。無遐棄矣。胡風加厲。寒梅欲花。遙想故人。時用翹跂。爰懷五言律詩四章。辭雖不文。藉致思慕。答如昆之愛。希歲寒之盟。還佇德音。伏維荃鑒。

三忠祠入主祭文代

維咸豐七年十月日。兵部侍郎湖南巡撫駱秉章。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安徽巡撫忠烈江公。湖南提督忠武塔公。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忠節羅公之靈曰。嗚呼。我撫此土。適罹寇殃。名將迭出。撻伐大張。大星隕空。長城失倚。東南半壁。孰與柱砥。骯骯江公。負幹濟才。練勇殄寇。鄉團肇開。轉戰西東。誓師淝上。兵單援絕。致命慨慷。塔公善戰。忠勇罕匹。瀕危不敗。天相其吉。圍城弗克。若負咎殃。憤極而殞。遺憾潯陽。羅公崛起。正學是宗。號召徒黨。英髦景從。楚師遂雄。由贛而鄂。九仞尚虧。一个又弱。嗚呼三忠。遂安艮止。江水湯湯。流恨何已。荆南冀北。何緣奮旂。成仁取義。異苔同岑。敕建專祠。禮隆合祀。軍民感慟。瞻覲如市。竹帛有盡。鐘鼎無窮。英光浩氣。上貫蒼穹。儼覩威嚴。參布森列。赫濯聲靈。歆此芬潔。尚饗。

祭表弟周杏齡文

嗚呼杏齡而遂死耶。人莫不畏死惜死。而君乃不以為苦而樂於死耶。豈誠有所不得於中而不能自已耶。抑冥冥中果有為之主而為之使耶。人世困阨窮饑。顛倒錯亂。有百苦於君之際遇。而尚不死。而君方倖免於衣食之奔走。且骯髒於妻孥之束縛。終日陶然醉鄉。而無過而非焉者。而尚不甘而旨耶。其亦忍於堂上兩母。堂下兩

矣。呱呱弱姪。甫尺有咫耶。儻其狂蕩為厲。迷亂失志。君其訟之於神明。而豈有不為之理耶。君亦知家人骨肉。親戚故舊。及鄰里交遊。與君相好無尤者。求其故而不得。徒較歎於今日之呼君不起耶。它日者。為君擇猶子中之賢者。以繼家督而承宗祧。永奉君之栗主。君其順陰陽之大化。而降之福祉耶。嗚呼哀哉。尚饗。

首望山記

鄒漢紀

首望山在新化西南九十里。一名望雲山。值某所居羅洪邨之西。高入雲際。每旭日東升。邨境晻暧未辨色。山顛已曈曈然晴光熤爍矣。庚辰冬。偕同志數人為絕頂之遊。峰巒亂山中數里。小駐。覺眼界頓豁。而桃仙鑾寨諸峰。盡如培塿。又數里。有澗出兩山間。水落石出。曲徑逶迤。石級高尺許。余疲於行。憩息再四。行行且止。見地勢平敞。得池焉。莎草蒙茸。水深四五尺。聞昔為泓然巨浸。今所見不逮遠甚。有野人宅。繞宅清泉濺濺。宅左得一池。池姓羅。竟日鮮笑語聲。因憶天地寂寥山水清逸之趣。非身歷者斷不能知。擬誅茅結一小齋。牧於斯。樵於斯。讀書張琴於斯。未知何日得此一番野趣。過此為石佛寺。佛為土人掘地得之。乙丑冬。沙門某重葺其寺。金碧輝煌。煥然改觀。入寺謁石佛。鬚眉髮若。所謂神工鬼斧者非耶。其座顏曰生成石佛。兩廡有睡羅漢。因口占君是何年醉云云。寺僧煮茗款客。榛栗盈盤。余感其意。為之小坐暢談。已而徘徊庭際。愛日西斜。寺僧從室角指示余曰。靈山不遠矣。從寺右登見油鹽石。磥然曠野中。大如五石瓠。杳無異迹。又上征。風力異常。衫飄帽舉。豈遂為罡風世界耶。未幾見有古樹羅列。余喜曰。此絕頂洞天也。從樹下左轉。樹中數十畝。有寺在其右。題曰天門。筆法遒勁。謂有朽者某懸立所書。余以為是殆朽而隱者也。不然

則菀山之神。兹靈於是畫者。亦遂動於不自知耶。南有高塢。塢上構石室。室前一石。長出丈許。下臨無地。余至石室中。風力稍定。因得徘徊憑弔。東望桃仙巖下。挺然立一峰。矯矯天半。僧曰。此銅鳳山也。西望數十里外。有如屏風迤邐。僧曰。此冷溪山也。南望諸山。俯者仰者踞者倚者羅者宮者奇者麗者澹者濃者峭拔者深邃迷杳者。森然竝峙。偃蹇參差。驚心眩目。僧曰。此古高平地也。山巔紫氣。燁燁窮於眺望。當在邵州聞於先達云。秋日晶明時。見城北有遠峯。相傳為新化之望雲山。今登菀山。時已久晴。不得暴雨瀟驟。一洗諸峯塵壒。而所謂邵州城者。徒得於摹擬想像中。殊屬憾事。山麓稻里一帶。迤而東北。山田錯置者。為羅洪。為洋溪。為古墺。又其下為新邑治。彷彿不甚分明。其外迤而東南。為高平諸部山之右。其迤而西者為邵邑隆回鄉。幽興未已。友人告余曰。夕陽在山。可歸矣。而山北諸山水部落。遂不及見。余以家於山下。至今始得登臨。又以倉猝故。不得盡游目騁懷之盛。感而詠曰。他年不負青山約。碧草瑤花鑒此心。所得淨瓏小竹。絢實如指。味甘而澀。其即如鳳鳥所食者乎。抵家寒蟬高揭。柴門靜鎖。展轉不能寐。合眼騰㳽。歷歷如在。因誌之以俟後遊者。